

附录二

郑开文撰著的函电文牒

一、郑开文 1906 年 10 月以“忧患馀子”笔名发表于《云南》杂志创刊号上《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文章

《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

作者：忧患馀子

搏搏大陆，莽莽神州，居民四万万，开明数千年。有震荡寰宇支配全球之资格，宜乎崭露头角，为世界一等国。而乃瑟缩疲蹶、颓败衰弱，奄奄而毫无生气，一任碧眼紫须儿之奴隶牛马，刀俎鱼肉，而莫为抵抗。呜呼，此何以故？吾言至此，吾能不悲痛我国民之文弱之病之中入膏肓，不禁泪涔涔下也。二三年以来，有识之士，群起呼号，谓非取军国民主义，不足以为补救之药石，此稍知时局者所举手而公认矣。东南数省，风气较开，其于征兵问题，举学界商界，视线咸注于此。提之、倡之、欢迎之、鼓舞之，觉士气为之振奋，而军国民主义，稍见萌芽。独我滇云，风气阻塞，人心锢蔽。既处边徼，复当外患，兼以弱懦积习，贯入骨髓，牢不可破。山林城市，耳目所及，无人不以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之格言传家室、长子孙，为立身出世之目的。至今而外侮洵至，朝不保夕。举千余万人民无一有防御战斗之能力。佶佶眈眈如辕下驹。而一片干净土，早晚即为条顿、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第二越南之惨状，既已剥肤悬睫，硝烟弹雨，酷烈非常，安能长此终古，坐以待毙。回首金碧，能无痛乎。窃谓今日欲救亡图存，必唤起国民尚武精神；欲唤起国民尚武精神，必朝野上下、士夫平民咸隶军籍。举数千年柔脆无骨、挫折颓备、怯懦萎靡、积重难挽之弊，以摧陷而廓清之，庶几有济。而不然者，虽日言更新，亦永久沉沦而已矣，永坠苦海而已矣。吾人每读东西兵制，于军国民主义，尤三致意。近以桑梓日陷悲观，知征兵之不可一日缓。既为分子，必有义务。故不揣固陋，绎斯义意，以贡献我同胞，相与商榷，而期实行，此吾人所希望而祈祷者也。

本论大别为二章，一章为复别为五节，言征兵利益，及举办之不可缓，以唤起全滇多数之舆论。二章亦别为五节，言征兵与滇省关系情形，及举办方法，以巩固异日实行之根据。其次序列下：

第一章

第一节 征兵之原因

第二节 征兵之精神

第三节 征兵与招募之比较

第四节 征兵之义务与权利

第五节 征兵与练新军之关系

第二章

第一节 征兵与滇省之情形

第二节 滇省征兵概况及师管区

第三节 征兵之预备

第四节 征兵之实行

第五节 征兵之结果

第一章

第一节 征兵之原因

自殖民政策嚣然横流于世界，而环球列强，咸以英捷勇武之手段，鹰瞵虎视，风驰霆击，增殖其势力，膨胀其种族，争欲得全世界之主人翁而后快。而国权之消长，种族之贵贱，恒以兵力为比例。彼所谓条顿、拉丁、斯拉夫、大和诸民族，无日不以扩张军备为上下议院之问题。投岁入之半数，掷亿万之金钱，无或少惜。淬砺奋发，愈出愈精，整顿经营，不遗余力。夫如是，是亦足以叱咤风云，左右世界矣，是亦可以已矣。而熟知其不尔尔，更相与驰骤角逐，甲求胜于乙，乙求胜于甲，为积极的国防。而又以养兵之不易，征兵数少，力薄精殚，终不足以入竞争之场，维持安全独立于永久。而军国民主义，更磅礴郁积，潮流澎湃，为近世纪强国无二之种子，而征兵制遂以巩固。

夫近世纪之世界，“铁血”之世界，而亦“武装平和”之世界。昔高利亚之大将阿列奴斯常言曰世界者强者之所有也。今试问国于地球之上，大小百数，至今而独立者几何。今试问生于地球之上，人种以十数，至今而生存者几何。即有二三小国，如瑞西、比利时等，不过以列强之均势，变而为永久之中立。不然亦芬兰矣，亦埃及、印度、緬、越矣。即有二三人种，如犹太、埃及、印度等，不过以不忍杀戮之故，故作奴隶牛马。不然亦非之黑，美之红，特以供种族学之研究而已。吁，吾言至此，吾心惧；吁，吾言至此，吾心羨。奚以惧？曰，惧以芬兰、波兰、埃及、印度、緬、越之蠕蠕蠢蠢，而灭族灭种。奚以羨？曰，羨如杜兰斯硅、菲律宾之烈烈轰轰而抗英抗美。军国民乎，军国民主义乎，军国民主义之征兵乎，试崛起雄视亚陆之东方。呜呼，我国民奋！奋！奋！呜呼，我国民起！起！起！

斯巴达以弹丸小国，人不满万，不足当现今列强之一县，而崭然勃起，握希腊列邦之霸权者何也。彼其人民之生也，政府即检查其体格，其不合格者扑杀之。其合格者，及至七八岁时，人人必受军人之教育，而一切饮食教诲，均出自政府。将校兵卒，皆同一之粗粮。忍劳耐苦，锻炼淬砺，浸渍浸渍，习为风气，故能凌风雨，冒寒暑，撓患难艰险而不辞。一时以陆军擅天下，遂攻波斯而败雅典，至今流风伟烈，犹彰彰在人耳目。军国民主义亦于斯而滥觞，遂以开欧洲列强之先声。物换星移，风行全欧。而乌拉尔山脉以西之民族，虽儿童妇女，其脑质中莫不深受此义以变而为特别之天性。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之精神教育，其国民以此为无上光荣义务。优等民族之荣誉，未使非自铁血中来。未文明者流血之结晶也，流血者文明之基本金也。而文明之程度亦视流血多寡何如耳，谓余不信，请观列强。

其一莫如德。彼既受拿破仑之蹂躏，国脉奄奄，几无生气。千八百九年，威廉三世乃收合余烬，用沙仑贺士从事于军制之改革。遂禁用佣兵，而兵事丕变，国力也稍有振起。及千八百六十一年，威廉一世即位之初，而外交问题，每与奥龃龉。皇乃俄然提出扩张军备案于议会，谓我德国欲屈服奥国，必不可不依于兵力。宜从旧时之习惯，厉行举国皆兵制。当时之议会，为民主党

所支配，军费尚待踌躇。皇不肯，竟蹂躏议会，泄专制君主之口吻曰：“夫普国之王冠，受之神圣，则朕即神圣也，卿等议员，只是集会而忠告者。”不久即议遂决。其后仅三年，初挫丁抹，继挫奥，更进而挫法兰西。千八百七十一年四月十四日，立定宪法。其第四条曰，兵制由一般之征兵，常备三年，预备四年，后备五年。至千八百八十一年，常备军已四十万一千六百余人，合后备预备共百二十八万余，更合最后备兵，实二百余万，而犹以为未足。当时法兰西于创痛钜深之后，泣血愤恨，思有以雪之。常备军已增加四十九万七千人。毕士麻克恐法之不足以抗己也，亦谓我德国亦增加二万六千，而成四十二万七千，更欲增战时兵十万。乃更以此案提出于议会，而议会半主张平和。有反对者，其参谋长大将毛奇曰：“诸君真要平和，无论何时，不可不觉悟以备敌人之来袭，斯为肝要‘肝要，日语，即要紧之意’。”于是此案通过议会。其结果合计有二百十二、三万之兵数，遂成为唯一之武国。兼以日耳曼民族，具有勇健鹰悍之特性，故能以新造之邦，至今仅三十余年，伟然雄视于欧洲。其殖民政略之进步，駸駸有一跃千丈，代条顿人而勃兴矣。

其次莫如法。拿破仑其武勇绝伦之姿，统数十万貔貅犷悍之师，欧洲土地践踏几遍。后虽败于英俄，其丰功伟绩，至今犹有存者，观其千八百七年，彼既折煥挫普和露，再行内政之改革。其二条曰：“今天下相争，不能不至于战。宜增兵员，从国民皆兵趣意，以厉行征兵令，随在期以不坠武力为目的。”其日讨军实，已可概见。自拿破仑后，复纷纷于革命民权问题，日不暇及，不遑竭力兵事，遂为德所败。然一败之后，含羞忍辱，积虑处心，思欲一洗前耻。千八百八十年七月，行陆军检阅式，极其盛大，思再戾以前陆军国之法国。其急激党首甘必大于席上言曰：“我法兰西不可不恢复曾失之领土。”此亦足以代表其全国之宗旨。以二十余年之生聚教训，而前此巍巍峨峨之法兰西如故。其于远东扩张领土之效果，亦突飞进步矣。

其次莫俄如。彼先世彼得大帝，专以经略为国是。当十七世纪之初，从事于兵制之改革。凡国内地主，皆负服兵役之义务。前元帅毛尔克之言曰：“今日之形势，非巩固军备，则国家不能安宁一日。苟吝国帑而忽大计，一旦开衅，敌国长驱入境，其祸何日可胜言。增兵之议，非营一国之私利，以蹂躏天下之平和，实非兵力不足以保世界之治安也。”此虽一人之私言，然亦足以视其全国之方针。其哥萨克兵，尤以精悍闻天下。不然彼以半开化之国，其文明程度，不及欧美远甚，而何以东突西驰，四邻莫敢攫其锋，岂非武力之所致哉。近虽受挫于日本，此不过殖民地上之战争，不足以累其毫末。俾十年休养，行将卷土重来，包举囊括之野心犹未已也。

其次莫如英。彼其形势环海而居，陆军非其素重，特注全力以经营海军。且多用义勇规定兵，故无举国皆兵之制。然其海军之雄厚，执列强之牛耳，握全世界之制海权。而领土几遍全球，故能出入纵横，越三万里如不出户庭。观其前首相哈尔董曰：“英国海军，须常有匹敌二国联合舰队之势力，多糜国帑所不顾也。”彼自南非洲战后，已知募兵之不足恃，而改革军制之声，震动全国。近顷其陆军大臣哈尔丹，关于军事改革案，现已调制德意志军学者之意见，取资规划，遂发布参谋本部之条例。其陆军发展，可刮目相待矣。其次莫如美。华盛顿以十三州起独立之师，风云飘起，壮士奋与，遂脱离英人之羁绊。其兵制虽与英同，多募义勇兵，而常备极渺。然一朝有事，各州人民由十八至四十四之男子，均有服兵役之义务。观其上议院议员歧布宋提出扩张军备案曰：“读我合众国之历史，实由战争以兴，由流血以购人今日之文明。合众国之地位，虽非如德、法、俄之介乎于众强之间，然欧洲虎噬狼吞之余波，宁保无遥渡太平洋以撼我沿岸乎。”千八百九十八

年，与西班牙战，其国中英年子弟，争入军籍者不可胜计，终得名誉之战胜。遂更攘菲律宾群岛，为染指亚东之根据地。而此前之门罗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矣。且不独欧美然也，我东邻区区之日本，亦崛起力追诸列强之后而步其尘。鸦片战争，不能直接唤醒老大帝国之酣梦，乃间接惊起大和民族之国魂。彼其国民，自古尚武，剽疾敢死，具有武士道之精神。及明治奋与，锐意改革，遂定举国皆兵之制。其明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征兵诏曰：“朕惟古昔郡县之制，征全国之兵壮，设军国以保护国家。由是无兵农之分。中世以降，兵权归于武门，兵农始分，遂成封建之制。戊辰一役，实千有余年之变革。当此之际，海陆军制，亦不可不因时制宜。今基于本邦古昔之制，斟酌海外各国之式，欲设全国征兵之法，立保护国家之基，汝百官有司，厚体朕意，普谕全国。”彼三十年来，从事海陆军之整顿，甲午一役，遂并肩列强。庚子联军，愈悚外人观听。今更进而挫强俄，解决远东和平之局。伟誉雄名，轰烈全球。然犹未已，乃于议和之时，更有“偃武之下，愈修兵备”之诏勅。其战后经营之结果，不知更何如也。

综举以上诸国，亦足以代表全球近世纪兵制之趋势。吁，世界愈进步，则战争愈剧烈。当此兵力争存之天下，弱者肉之，强者食之，稍自恒怯，即入于天演淘汰之数。吾知二世纪以降，募勇之制，终无以自全于世界。夫独立之民族，必具有尚武之特性。彼濒死如病夫，柔懦如妇孺，拂之顿踣，抚之不起，疾苦伶仃。形如傀儡，无俟外侮之瓜剖豆分，摧残芟夷，亦将颓然渐灭，归于劣败。三略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亡而已矣，亡而已矣，夫复何言。呜呼噫嘻，吾人所最爱之军国民，呜呼噫嘻，吾人所最敬之军国民主义，呜呼噫嘻，吾人所崇拜之军国民主义之征兵，其涵渊卵育，繁衍滋蔓，以拥护我黄帝神明之胄。虽然，吾人之所以爱之、敬之、崇拜之者，又有别。奈何？日吾人所爱敬崇拜者体质也，而非外观也；精神也，非形式也。征兵乎，为外观之征兵易，为体质征兵者难；为形式之征兵易，为精神征兵者难。

第二节 征兵之精神

精神奈何？日有心力之精神，有体力之精神。心力之精神有三。

（甲）关于爱国上之精神

国家学之言曰：国家者积个人而成者也。故国际（家）之荣辱存亡，与个人有休戚之关系。况军人者负直接保国之义务者也。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譬之个人与家也，苟有毁其家者，必舍身而争之。奚以故？曰，以爱之深故。妇孺之与子也。苟有危其子者，必拼命而救之，奚以故？曰，亦以爱之深故。有此感情之观念，以相维系，遂一如切肤之痛，连体之忧者。军人之与国家，有以异乎？无以异也。司马法曰：“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视国事如泰山，视身家如鸿毛，苟利于国，虽死亦荣；苟害于国，虽生亦辱。以此精诚，以此义烈，郁之即为国魂，张之即为国威。此中妙用，吾不知其竭几许能力，灌几许热血，酝酿胚胎，而成此心照汗青，河岳生色，可钦可敬可歌可泣之概念。夫国无魂不立，国魂者国之所赖以为国。苟无爱国之精神，即无立国之国魂。既无国魂，安问国威。若是者，吾知其虽拥百万之众，亦终无士气振奋之一日。谓之无一兵焉可也，谓之无一兵焉可也。其结果必溃败衰微，有不可究诘者矣。呜呼，吾读日耳曼之国歌，呜呼，吾爱日耳曼之征兵。

（乙）关于公德上之精神

以个人对于团体负当尽之责任者为公德，牺牲一身以保全体者为公德。是军队者公德心之组织而共同之生活也。死则同死，生则同生。平居无事，则以身为一般国民之标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举放纵卑劣、欺诬诈伪之陋习，均涤荡而空之。既无揄扬威福之行为，更无惊轶阊阖之暴乱。恭顺唯一，守法惟谨。及一朝有事，誓于军旗之下，则武勇绝伦，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触白刃，冒飞血。冲锋挫敌，视死如归。是商君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者非耶。宗教家所谓以死助同胞者非耶。是军人之尊严，未始非公德心所维持而成就者也，军人之光荣，亦未始非公德心所勃发而效果者也。公德乎，其军队组织之原（元）素乎，其军队教育之利器乎。故必有完全之公德，斯足为完全之军队。言军队必始于公德，言公德实先于军队。不然虽壁垒相望，连营千里，亦不过乌合无赖之集合场而已矣，终于丧乱败衅而已矣，吁，未来之征兵听者。

（丙）关于名誉上之精神

夫进有重赏，退有重刑。故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义，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三军之气，赖以鼓舞者赏罚也。是军队必基于法律之规定而后成，固矣。然法律之规定，刑赏外几若失其效力，何也？夫法律之规定，有形之规定也，即限于有形之刑赏，以其于有形之外，无特别之势力范围也。天下有刑所不能追、赏所不能诱者。苟得是焉，而士气即为之振奋，扫荡懦怯，从容于生死之地。虽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亦所不辞。是非吾人之所谓名誉耶。名誉者所以维持法律于不敝，而无形之刑赏，无形之军纪也。须宝华（今译叔本华）曰：“以防御祖国为己之任务，率其勇气豪胆，守之以一死。一旦宣誓于军旗下，纵令地落天崩，山裂海倒，不肯退一步。立处即死所也，即坟墓也，是之谓军人之名誉。”怯物伯伦夸曰：“名誉者树伟业之机轴也、之动机也，军人生活之精神也。

恐怖，无怨嗟，无伪无骄，与职分共毙之精神也。”

夫保存国家之名誉者为军人。军人之名誉，奚啻国家之名誉。名誉之丧失，即国威之堕落。噫。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即肝脑涂地，亦无最后之降服。彼执侵略政策吞噬手段者，吾知其必闻风而靡，为三舍之退避；而狼子野心，亦归于消灭矣。

体力之精神亦有三。

（一）壮健力

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必有雄厚之民族，斯有雄厚之军队。脆柔之民之不足以生存于世界久矣。夫以为罗马之文明，宜足以雄馭欧罗巴诸郡而制其死命，居于优胜之地位。乃一遇日耳曼之蛮族，竟如摧枯而拉朽者，何谓也？曰，以体力故。以我华之开明，为亚细亚文明之鼻祖。而数千年来，宜乎无烽燧之警，夷狄之祸。乃一遇北方鞑靼诸部落，则平城之辱，遣书之耻，亦忍受焉。洎乎东晋，而匈奴、鲜、卑、羌、羯诸贱种，亦捷足而得中原之鹿。陵迟至于有宋，而锦绣山河，遂沉沦于腥风膻雨之下。虽以三镇两河之繁庶，终亦无抵抗防御之能力者，何谓也？曰以体力故。不然，当罗马修明，而日耳曼诸部落尚在榛榛莽莽之时代，非有所谓绝伦之智慧也。当中原开化，而胡羯诸汗，尚如禽兽之栖息，亦非有所谓特别之谋略也。不过以体力之强悍，事游牧、逐水草，虽烈寒剧暑，风雨饥渴，皆是毅然耐之不觉之苦。故能出入于瘴疠之乡，转战于穷荒之域。盖军人之生活，奋斗之生活也，有坚实不拔之体魄，而后有拔山倒海之精神、鬼神不

测之智勇。呜呼，宁为武愚，勿为文弱。健全者强盛之素质也，柔懦者衰亡之先机也。征兵乎，其文明其脑质，而野蛮其体魄。

（二）坚忍力

以克尽武力为天职者，非军人之目的耶。然为轻率的武力则易挫，一昧的武力易散。甲午以前，我北洋军队，亦常雄视黄海沿岸，为示威之运动。乃一遇短期之打击，即土崩瓦解，物故逃亡以数万计，遂一败而不可复。夫胜败兵家之常，奚足怪者。苟能持之以坚忍之力，虽以败衄之余，亦足以收合残众尝胆卧薪，枕戈饮血，为拼死之防御，虽无转败为攻之手段，又奚至溃决解体，莫可收拾。彼德意志既受拿破仑之蹂躏，草薶禽猕，摧残殆尽。乃以数年之休养，即大张挾伐，犁庭扫穴，直捣巴黎。以陆军擅天下，法兰西受德意志痛创之后，以短期之积虑处心，遂恢复从前之秩序。且以德为对抗之竞争，不失为世界一等国，而拿破仑之余威如故也，是非坚忍之效用耶。

（三）精勤力

军队者有机体之组织者也。有机体之组织，必有活泼运动之能力，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动也如江河，其静也如山岳。森严灵敏，无瑕可击，无怠可乘。平时之警戒，无异战时之防御。人人以自全其担荷为必要，人人以实施其业务为天职。故其作战之计划，演习之生活，及一切战斗之机关，皆以精勤娴习，悉中肯綮为宗旨。盖军事之动作，千绪万端，千辛万苦。综合聚注之鹄的也。虽以一举手一投足之细，亦直接影响于胜败之数。其临时进取雄跃之壮图，而皆平时锻炼淬砺之能力，以养成此干练之习惯。不然苟出之于以轻率之意义，骄惰之气从而生焉，则军纪亦无由树立。欲奋扬威武，如风雷之厉行，得战时之良结果，呜呼难矣。节制之师利用严，彼棘门、灞上军，如儿戏耳。是军队之良否，奚必以战时之胜负为断定，而平时亦足以覘矣。（未完）

注：忧患馀子撰《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原载《云南》杂志第一号。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第278~28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11月。

二、郑开文1906年10月以“忧患馀子”笔名发表于《云南》杂志创刊号《英法军事协约问题》文章

《英法军事协约问题》

作者：忧患馀子

咄！英法今日之协约，咄！咄！英法今日之军事协约。呜呼，天祸云南，竟成此英法今日军事之协约。吾人闻之而疑而惊而悲痛，而知我云南分割之势成，灭亡之机至；我千余万同胞亦醒否耶，亦知之否耶，亦知之否耶，此协约告成之时，即我滇人灭亡之纪念日。吾人非凭空结状，作惊人之言，为杞人之忧也。我滇人试一披地图，而观我云南与英法之关系若何，试一思英法近年经营我云南之历史，英与法之关系又若何。前此尚可作愚人之言曰，吾滇人幸也，法之外复有英，英之外更有法；两强相并，苟乘其均势，以利用其猜忌心，俾相牵制掣肘，其势莫敢先动；我滇人虽蠕蠕蠢蠢，亦足以苟延。蹉跎蹉跎，以游以嬉，因循苟且，消磨岁月。呜呼，而今已矣！而今已矣。并举此麻木不仁、无意诚、如醉痴之梦语，亦关其口而夺之气。吾人对于此问题，而揆厥由来，觉此协约之成立，实基于日俄之战争。何也？是役也，自民族之方面观察之，则为黄

白人种竞争之问题；自外交之方面而观察之，则为侵略派与保全派冲突之问题。孰知侵略派为意外之失败，以故我国人尚得延奄奄之残喘。不然，吾知神州大陆，黄河以北莽莽之原野，早为斯拉夫民族所踞踞，为包举囊括之新领土。幸我东邻一战而却之，解决远东平和之局，亚陆风云，得以戢戢。虽然，虎去而狐来矣，自今以往，保全派势力伸张之时代，而侵略派有百害而无一利之时期也。彼膨胀势力于极东者，咸有戒心，以俄为殷鉴，于是而外交之趋势一变。同时更有摩洛哥问题之发生，而法人遂以英捷敏活之手腕，利用英人，对于德为示威的运动，作此议会之后援，而英法间之亲交成，未几而此问题因以落着。法人知利用保全派之足以收效果也，遂变强横之侵略而为平和之侵略。变单独之主义，而为共同之主义，演出此侵略派与保全派混合之怪现象，遂明目张胆，断然有今日之军事协约一事。

夫但日协约，亦不过外交上之惯例，数见不鲜之普通行为。如最近则有英露之协约，英美之协约，吾人均置之于不问，而独于此生无穷之惊惧者何谓也？特以此协约有奇绝而不可思议者，则以彼不为经济上之协约、工商之协约，而特为军事上之协约，此吾人不能无疑之要点也。尤可怪者，此协约之出现，未闻宣示其目的，免起鹬落，莫知端倪。不然，日英同盟，则藉口于东亚之保全；俄法同盟，则宜宣言抵制日英之亲交；均有确定不易之方针，其已事可见矣。今据外交家之推测，有谓为“法与德开战之场合，规定英法之协同”。近顷德法间之感情，自摩洛哥谈判后，虽无甚亲切之处，然亦无开衅之隙之可乘，吾人究未敢深信以此言而认为此协约之宗旨也。吾人今敢断言日，此协约之成也，是无形之攻守同盟也，是平和之侵略政策也。是将挟此无形之攻守同盟，挟此平和之侵略政策，于东方殖民之根据地，以实行其扩张领土之野心也。呜呼！我云南何不幸而适当其冲。

近数年来，其处心积虑以谋我者，彼此均汲汲于路矿之攫取。然一则以阴险怀柔主义，一则以强横占领手段其双方之进步，虽一日千里，而不无互相顾忌之观念，以障碍于其间。今竟举此相妬相妒之恶感情，一变而为相亲相友之良机会。则此协约，谓其特为我云南设焉可也。几上之肉割而烹之，指顾间耳。异日者彼无亡镞遗矢之费，一如兄弟家庭之均产，条顿据其西，而扼者吾其吭，拉丁据其南，而捣我吾之腹，以遂其平均分配之欲望。刀俎随之，解剖任之，无第三国之干涉也，无第四国之调停也。是我云南虽欲求为今日之满洲、朝鲜亦不可得。夫安得不惊也，夫安得不悲痛也。嗟我滇人，奚以堪此。吾人今有一言以警告我滇人曰，今而后我滇人之生死问题，再无他国出而过问之时机矣。今而后我滇人之生死问题，我滇人当自解决之，勿再使他国之置喙，以蹈满洲之覆辙。勿取放任主义，勿恃依赖性根。我千余万同胞，其奋然起，举教育军事工商路矿各政，以至迅疾之力兴办之，使有猛虎在山之势。则彼虽百其协约，其如我何。否则除非我滇人尽死也。呜呼，我滇人听者；呜呼，我滇人听者。

注：忧患馀子撰《英法军事协约问题》，原载《云南》杂志第一号。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第613-615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11月。

三、郑开文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任上，主持制定《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稿》

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章程稿

(1912年1月15日)

陆军军官学校章程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陆军军官学校，直隶于陆军部，为战时补充军官起见，招选中华民国全国有军人气质优秀人员，速行训练，以期养见成军官资格为宗旨。

第二条 陆军军官学校，先行招选入伍生、陆军中小学堂学生以及各种陆志（愿）学堂学生、有志向学者，按其程度，分别教授。如果此项人员不足额数，再行招收合格之学生，以谋补充。

第三条 学生额数暂定为三百人，俟将来校舍宽大及经费充足，再图扩充。

第四条 教育期限暂定为三个月，其中或应延长及缩短，均视战时情况及各科学生所学程度以为决定。

第五条 教育分为教授、训育二种。教授科目，则择战术、筑垒、兵器、地形、卫生学等，为战时最关紧，必须通知者为主。训育科目，则以教练技术、服务提要为主。

第二章 学校之组织及各队之编成

第六条 陆军军官学校，设校本部及队本部、教官处、经理处、医务处，以便办理一切事务。

第七条 校本部，校长一员，副官二员，书记一员。校长以都领官充当，副官以参领官充当（但以副官一员兼管理处）。

第八条 队本部，队长一员、队附军官一员。队长以参领官充当，队附军官以次等官充当。各队以学生五十名编成为一队（即一教授班），照第一队、第二队次序，逐次加以号数，暂编成为六队。

第九条 教官处，暂设教官六员，以步，骑，炮、工、辎重，机关枪各专科人员充当，其阶级均为参领官。

第十条 经理处，军需官一员，庶务员正副各一员，书记二员。军需官暂以校本部副官兼充，庶务员暂以相当之官充当。校内设印刷所一处，归经理处管理，其中设书记长一名，书记二名。

第十一条 医务处，军医官一员，司药官一员，兽医官一员（暂不设），医兵四名。军医官以三等军医长充当，司药官以一等司药充当。

以上各条，系设立陆军军官学校大纲。其余未尽事宜，俟本部斟酌现时情况，再行随时追加。至陆军军官学校内务细则，以及教育管理诸规则，由本部军学局与该校随时接洽，商酌办理，以期迅速施行。

（南京临时政府档案）

本文转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材料汇编》第二辑，1979年10月第一版，第159-160页。

四、郑开文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任上，主持制定《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印本》

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印本

(1912年1月24日)

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军官学校教育之目的，原来在使军官候补生养成初级军官必要之基本学术，故所学各课程，诸兵种均属相同，以期造成将来在队中应用，或再入各科专门学校，或独学，自习，研究高等学术之素地，期望他日大成为限。但迫于现时之状况，为战时迅速补充军官起见，不能不缩短教育期限，宽限学生资格，变通办理。因此则各学生之程度不一，又于短少时间须造成其有军官资格，教育上即不免来种种之困难，全在各队长、教官体察各级学生之状态、程度，随时施以相当之教育，方能稍收效益。

第二条 我国人从来之习惯，一般多好大言，而不切实行，又惑于昔时多以文官指挥武官之积习，好作参谋帷幄之官，且以为能阅军事学书籍即成为军人，全是抱此理想，几非口舌所能解破。此种习癖专在各队长于术科训育时，随时随地痛加鍼砭，遇事责其躬行实践，令其恍然自悟，最为紧要。

第三条 现今一般状况，多误会共和主义，系为平权自由，可以漫无纪律，遂至各军队中多为所传染。凡一切指挥命令均难实行，几无军纪、风纪之可言。此为最大毒病，各队长，教官于此一层弊端，遇有事物，须不逸其时机，引喻证明，令其醒悟，尤为紧要。例如汉阳之失败，此其一也。

第四条 教育科目仍遵照部章分为教授、训育二科。凡关于教授者，谓之学科。关于训育者，谓之术科。学科则以战术学、筑城学、兵器学，地形学、马学、卫生等为主。术科则以教练技术（马术、剑术、体操）、服务提要为主。各科主任教官，可以日本士官学校教程为蓝本，选其关于现时战斗最切实用必须通知者，择要编纂，并参照以操法教范、勤务令及请规则等书，务勉避去深远之理论及复杂之事项，以简易而能实行适合于养成初级指挥官之本领为主旨。

第五条 各科主任教官，凡关于教育之要件，须记载于教育日志。遇有教育互相关联者，则将日志彼此交换，以便互知教育之状况，且掌训育之队长与教授军事学之教官，尤当联系一致，约定豫定表，使教育同时并进为要。

第六条 教育当以术科为至要，学科从之，须顾虑各科应如何切于实用，适当联系此两科目，以求进步。至教育之要领，须先就其方法及课目研究，依其顺序，使其如所计划而进步，尤当注意于时间之利用及节约，务求于仅少时间而收绝大之效力为要。

第七条 教授之目的，在使各学生能明其意义，心中透澈，以养成其遇事有随机应变之能力也。故教官须顾虑各学生之素养与才能，用启发及注入之方法，善为训导，令其具有敢为之精神与确实之学识，以期其应用力之发达。

第八条 训育之目的，在就其各生已修之诸科更练达，其技能使之增进，以养成其能教导指

挥小部队，有初级军官之能力也。但我国一般学生多半因不喜运动而体弱，以致缺乏活泼勇敢之气概。故教练一事，不独使战术能实地应用，并能发达学生之体育，以药其柔弱之病。故教练与技术须平等分配，于全学期间，步工兵至一营，其他兵科至一连，以施行各种教练，其间复兼以技术，又或摘讲操法教范，以明术科原则之要领，彼此互相补助，练成初级军官之技能为要。

第九条 军队主要之点战斗也。故军事教育亦以战斗为基准。而战斗动作之要领，在容许其适度之独断专行，以促攻击精神之发达，其他惟要求指挥之统一，动作之协同，以防其氾滥而全其成功也。故本校教授及训育，始终不外此要旨，以期养成活泼有为之军官。

第十条 凡军官之适否，不徒在其学识才能，尤重在其精神品性之如何。故教授学术之时，须常涵养其德性，鼓舞其精气，以发挥其成为忠爱民国之良质，陶冶其成为坚定军人之志操，最为紧要。

第十一条 欲教育之周到，监督之普及，自应将各学生区分为多数之学班。但迫于校舍及教官之缺乏，只能仍以各队为教授班，各兵科学生，仍须分配于各队，以便互相交换智识，藉资同化，惟教练之时，则照各种兵科区分为各班训育。至于技术，亦须顾虑其兵科及技能之优劣为适宜之区分。

第十二条 学术授业时间，每星期概以三十五时间为标准。至自习时间，则顾虑学科之预习复习及体力保全之度以为决定。

第十三条 欲检定各学生学理之解释及应用之识力，以供教育之斟酌及考科之材料，则就其已学习之学术，时时试验亦不可缺。但不可因此而减少教育之时间，尤宜注意。至试验之成绩，则各科以由零至二十分，以定优劣。

（南京临时政府档案）

本文转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材料汇编》第二辑，1979年10月第一版，第159-160页。

五、郑开文于1912年9月1日援藏平叛期间，由阿墩（今云南德钦县）前线指挥部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 电

西征滇军司令官钧鉴：

感电敬悉，前方善后事宜，文既膺重寄，曷敢畏难。特先为布置妥洽如下：白井一切善后及前方、右侧方防堵，命李学诗担任。红井善后及前方、后方、左侧方防堵，命贾紫绶担任。致谢昆山则命觉弄支路还驻，茶里凡、白井后方、沧江左侧防堵均责成之。似此责攸归前途，大可无虑。故拟即日束装来丽候令。再，红井克复之次日，佳打村、垂紫卡、金水顶各村均来投诚，风声所树，一日千里，支应乌拉价廉且速。所惜不能前进，诚为我滇军一大憾事。唯该井村内人民已畏罪悉逃，所余民房数十间，盐台数百个及上下、三四村之田地庄稼。拟广招徕发还原主，以彰我军大义。至战利品之概数及武器弹药之损耗另表报呈。又闻阿墩一带，该食喇盐价较红、白井约昂两倍。虽派有缉私兵勇，然山僻小径，万难禁川私偷人。顷查得滇属必庸功（今德钦县佛山乡必用功村）附近，盐水甚旺，可敌两井，共约需银一二千元即可开办。请乘此机会派员办理，一则可以富公，二则可以利民，三则可以禁川私而节缉私之兵费。事关至巨并奉闻。开文叩东印。

注：本电文于1912年9月1日，由阿墩（今云南德钦县）前线指挥部发往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云南《天南新报》1912年11月6日登载。

六、郑开文于1912年9月19日援藏平叛期间，由阿墩（今云南德钦县）前线指挥部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 电

司令官钧鉴：

两阳电敬悉。退军援甸已遵鱼电照办。唯占领红井之江（江映枢，副联长）刘（右纵队参谋刘钟俊）顷已回墩，面称种切，文思维数过，殊觉（棘）手，两井退军一节有三不可之理由，敢以质之钧部，愿熟察焉。盖自我军抵井，威德咸施，远近居民争相归附，自其甘结，愿永属滇，当即给予护照，俾遵信守。以致声威一日千里，昌多、江卡，争欲先降。乃不终朝弃如敝屣，是直以战攻为儿戏而失信于番民，一不可也。翁札公布狭勇善谋，虎视川军直如犬豕，特畏滇威远飏江卡，我军朝去彼必夕来附我。井民必遭屠戮，是我吊民伐罪而来，乃反以貽殃种祸而去，二不可也。白井民属焚毁无余，环顾群夷，无滋他族，势必铤而走险，蔓过红盐（井）祸乱牵缠，将无宁日。我军若退出井，株守边隅，我不患人而人患我，若遵守命令则火急燃眉；若攻击向前则有违军令。三不可也。且此次藏人于川恨入骨髓，指天誓日，绝不相容川人，欲独立撑持，可断定再限十年亦难平定。假战事稽久，难免中央不再命我军二次而讨。而我已一次失信于夷民，再来则断无有今日之顺手。失一时之机会，貽患害于无穷。此，（开）文所以负戟长吁而不能自己。于言者也，如能应变顺时，一军驻守两井，保有天堑自卫边疆，迨川军抵井，然后交还。如该川不克奏功，复劳我旅，亦得长驱直入，敌无险之可凭，是一举而足以固边陲，昭民信睦邻交，且并可以质诸举国同人而无愧。可否转请都督，电达中央，照准施行。伏惟衡核，不胜企盼之至。（开）文俟华（封歌）抵墩即同回甸，留边军事。皮棉衣速请解来。并闻。开文叩蒸印。

注：本电文于1912年10月10日，由阿墩（今云南德钦县）前线指挥部发往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云南《天南新报》1912年11月12日登载。

七、郑开文于1912年10月19日援藏平叛期间，由阿墩（今云南德钦县）前线指挥部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 电

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钧鉴：

窃以屯守威不立，则兵众如无，将不选则近防易弛。我前卫国民军布满，西防毫无教练，积习如盗，无可挽回，虽良将御之亦难收效。况使某某辈为之首领，是牛山之木，牛羊又从面牧之，鲜有不愈趋而愈下矣。确查该军在井种种丑态不可言传尔。盐井复陷时，乃深隐谷中、负险不出。蛮人日来挑战，辱骂百端，终于龟伏致蛮人丑诋之曰：“丽江兵与川兵虽千万人不足畏，驱之如犬豕耳。”似此防军只增笑柄，今日瓮水之败，不终朝而退至百余里，其覆轨不同出一辙哉。文身在前敌，洞悉边情，但有所知未敢缄默。窃以为留此无数腐劣无赖之群，徒糜饷糈，以貽国耻，何如一并撤回解散，专用陆军，只须一大队之驻军直可当数百营之防守。请以一中队驻葛浦桶，分扎羊渣、白汉洛、茨中等地。既可防边亦可保教堂。以一中队驻阿墩，分扎上、下阿董及人美等地。以一中队驻瓮水严防乡匪窜入。其余之一中队附以小炮二门与大队本部同驻中甸，以资策应。

处常（长）则将分扎之兵一月一换，责成大、中队长督率教练，以保全陆军本色，遇变则势若常山，首尾互救。是不唯节省饷糈，化无用为有用，亦宜可威振边服，免国家远顾之忧。然如第某中队，习染已深，与巡防营同伯仲，拟请一并撤回，其一二大队自可酌为留守也。至中甸厅及阿墩委员虽非新民之官，实具有亲民之责，虽无军队之任，却多补助之资。须以学识兼优、道德高尚者充之，方足以柔夷，还远共济，同谋若合。至阿墩委员某则旧习太深，粗鄙近利，兵粮之克扣斤头；乌拉之必争发价；士勇百名实不及半，从中渔利可见一般（斑）。拟请速为撤去，另简能员。查有钧部高参谋荫槐，性质刚勇，学识俱佳，若以之为弹压委员，平时可望其整顿边事；战时可望其协同动作，是一举两得者也。夫中央官吏（不）易于检查边远人员，耳目不及，若不得人，百弊丛生，难保边夷不无反侧。我滇用行政动辄必资熟手，一若非满清官吏，即不足以胜其任者。夫以数十年老奸巨猾之徒为我新民国发政施令之举而欲望其旧习尽改，天良频生其可得乎。然操用人之权者不唯不挥之使去，尚且召之即来援。行同群口，积习如故，国名虽易而国事如昨，民国前途何堪设想。此又所以积忧于中，日魔病境，血潮胸腹，不能一倾吐者也。且维西协一缺无关痛痒，直若赘疣拟一并裁撤，以节经费。所呈各节是否有当，出自钧裁。管测之言尚期鉴纳，幸甚幸甚。开文叩皓印。

注：本电文于1912年9月1日，由阿墩（今云南德钦县）前线指挥部发往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云南《天南新报》1912年11月20日登载。

八、郑开文于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期间撰《郑开文致参议院、蒙藏事务局暨京津各报、省议会及天南、华南、振华、云南各报馆电》，1912年10月22日（1919年11月12日，登载于上海《申报》，题目为《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

参议院、蒙藏事务局暨京津各报、省议会及天南、华南、振华、云南各报馆鉴：

藏事肇乱，滇川震警，滇军政府迭奉国务院“滇川协剿”电令，并垂怜巴塘统领顾占文秦庭之哭，仗义出师，宣力民国。开文、梅龄奉蔡都督及殷司令命令徂征，统陆、防各营，分左右纵队。开文统右纵队，以嘉玉桥为作战目标，由阿敦进攻红、白盐井，血战数昼夜，相继克复，僧俗降者以千数。克日进取江卡。番酋闻风胆寒，辟易数百里。梅龄统左纵队，以江达为作战目标，由阿敦渡溜筒江越梅里、白蟒大雪山，直趋毕土、左攻（贡），旁临耻空、杂俞、波米，剿抚兼施、威德并济。大军所至如雷如霆，藏军统翁扎古褒震怖恐惶，率其跳梁残孽，昼窜霄遁。师次左贡一带，沿途僧俗执哈达酪浆迎者无数。村落已拓地千余里，有民数万户。我军左右联络，分道并进，不难径行扫穴，直捣乌斯江畔，昌平佛地，绥靖边氛。不意迭奉国务院“命令阻进，应即班师”。十年一旦徒叹奈何。开文、梅龄转战于蛮荒绝境、驰突于冰天雪地，足蹈险危，身冒不测。赖民国威灵，勉奏肤功。然最后目的尚未达到，全般计划半途中止，一篲功亏，殊为可惜。现遵令于十月阳日（10月7日）两军队垒撤还，分驻滇边。各地投诚僧俗莫不攀辕流泪，金言吾情：受川藏两军苛虐久矣，今年复见天日，作云南百姓，无任欣慰，若滇军一去，川藏两军复来，性命身家必遭涂炭等语，意殊可怜。刻下宁静山以西，尚无川军。草木荒凉（边）疆无主，而命令所在逐不得不将我军流血殚力征战经营所得之山河拱手还诸乱番，俾狡诈之达赖愈肆然藉他国之势力干涉三藏说，我民国范围、西南屏障将归为泡影，民国前途可为流涕。

查盐井位于宁静山以西，川滇界位于宁静山以东，盐井乃藏属非川属。前清赵尔丰蒞委员率防军一部驻扎川边即此地也，惟该地近藏而远渡川，应划为滇界，方易营经。现滇军虽退，尚无川人只影前来接收，惟有放弃一任番匪复来。至杂瑜、波米两土司既不属川也不属藏。滇军抵左贡，散该地渝示，僧俗已派代表前来投顺，愿永作云南百姓，其归北滇皆出于至诚，抚而有之，划归滇省版图以杜他国觊觎。盖某国军威直达属之鹤贡、片马，交涉皆于此。该地无论属滇属川均为民国领土，蚩容稍存私见，操戈同室致令他国坐享渔人之利。该地近接口边，归滇经营无鞭长莫及之患，利一。毗连怒求，若划归我怒求殖边局经营，手续凌省抚绥尤易。至于怒求并合归滇版图，尤足以杜某国野心，利二。该地蛮民多奉红教，我沿江红教势力足以及之，安抚自易。蛮民心理仇川，归滇如水就下，因而收服事半功倍，利三。此三利收归滇便。夫民国初立，国基未固，凡我国民当以国家为前提，协同一致，和衷共济，更无固执省界畛域、见利争权之虞。其应持无所偏倚之公，理判将来民国之利益以定疆域之。系便滇者归滇，便川者归川，即不然，合滇边川边别设一省，从事经营，俾他国无从染指，亦计之得者。如是，则利害轻重攸往咸宜，禹域神州方无瓯脱。否则，此项膏沃地惟有一任他国经营耳，各私其省如大局何。开文、梅龄滇人也，非为滇计，实为民国前途计，但求不为吾国作伥足矣。省界之分安敢与闻，诸公关怀大局，宏言伟论素所仰慕。祈主持公道，或提为议案，补助中枢，以期见诸施行；或发为社说，唤起国民舆论，藉作对外方针。总期全体一心，消弭大难，几早日解决滇川边务。斯能进行，民国幸甚。统带滇军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参谋长兼左纵队长姜梅龄叩养印。

九、郑开文等人于1912年11月25日撰《哀乌斯藏辞并序》碑刻，该碑刻现存于云南省丽江市黑龙潭公园象山脚下，共有左右两块石碑

《哀乌斯藏辞并序》

呜呼！我屈指落落之五大族，会只余汉满蒙回耳？我照眼赫赫之五色旗，会只见红黄兰白耳？滇乎川乎天乎人乎，谁使汝误于乳臭，不得列于民国；谁使汝劫于积威，不得兴于共和乎。此壮夫义士所以心为之堕而涕为之危也。

嗟！我滇军出师弥月，右视乡城，左复盐井，而巴塘待毙之，川军赖以解围岁险。（我滇军）士气飞扬军心踊跃，左右纵队悬筒跨囊，渡江而西，即占有红盐井。廿余日间，积极进行，逐收复吁能卡、垂紫卡，不须底口几，楚河三夹。左攻闷空、毕士各地方。中间如兰经、如德钦、如灵功、如腊翁、刚达，如毕士、札夷、七大寺，如梅季、阿东、羨通、解瓦；如下垄、波能。迫卡取卡：如母喜、坝佳、水责、瓦补、根那、觉石、葛垞、顶额、瓦取以及斗苴、米坝、东季、尹当、觉弄、当那、扬渣、工腊、松丁、巴底、供水、紫中、格拉凡，大小数百余村，莫不鞠躬稽顙，以次投诚。逆者剿之顺者抚之，彼感我如父兄，我爱之如子弟。师抵杂瑜、察陇、波密各要隘，投戈恐后，推赤（诚）如初。自杂瑜以北、波密以东、察木多以南之僧俗番众均鳞次来降，其势如疾风之扫秋叶，如骤雨之春英。窃喜直抵拉萨之愿或庶几偿乎。不谓铁军三千正接乌珠之战，而金牌十二旋班，鹏举之师坐见庄严宝库没入蛮氛，清静灵幢乱飞花雨，而我拉萨枉死之军民亿劫不返矣。嗟呼！十年白骨犹梦，春归万里黄河，但闻夜哭，裹无马革尸竟暴于冰天，留有豹皮名已湮于雪窖。吁，可痛也，谁之咎欤。

先是藏番构乱，红黄两教互相水火，达赖借助外人，其噶陇夏旦又主谋排汉，乃肆虐妄杀，号称独立。而喀木以东之僧俗，既久苦川军残酷，斩木揭竿声言报复。其时尹昌衡方以四川陆军部长，手握兵权，阴嗾新旧两军，藉索恩饷，激而哗变，焚掠省城越三日昼夜。浦、朱两督逐相率逃匿。君乃思结会匪，概纵囚敬（禁），交群丐，明诏游民，悬牌四门，推诚亡叛，招而纳之，编而联之。自朝至昃五镇屹立，收其犍刃当枪炮，攫其赃物以充官府，明旦万岁之声洋洋盈耳。而我备具五德之部长，逐以群情拥戴，自上大都督尊号于成都之皇城，越日开大汉公于江南会馆，于是波靡澜狂。而山海亭堂中一般人物，凡具有仁义礼智信之一体者，皆超拔而提升之，以推布于省内外之高下各机关。此人大都视巨匪如手足，嫉殷富如仇雠，以是暴徒蜂起，明火出猎，四川之内皆兄弟也。而关外将士，亦闻风欣然，附骥恐后，藏事遂不可问矣。时我滇军正以两梯团倡义援川，师扼叙渝泸富，军威大震，且代为驱除乱党，镇慑东南，乃迫成尹督商割赵屠之功。而一切么么小丑亦蜷伏，无敢视形，师还而蠕动又如故也。噫嘻。赤盐白甲都成积秽之山，珉水巴江尽是纳污之水。

矧此乌斯在万里外乎，然其时巴里两台、乡城江卡尚未陷也，恶耗传来，警书迭至。尹都督方醉拥妾童，秉炬列队乘八人大轿，自汉烈公（即贵州馆）缓缓归也。未几而都督纳宠矣，又未几而都督大婚矣。三军放假，百官免贺之牌示，已啧啧人口矣。乃新人如玉，掀翻醋海之波，故剑飞花挥堕情天之月。锦城春开未免魂销，黑塞秋凉能勿气短。于是赵尔丰七载经营、百方设治之关外各州县遂纷纷告陷矣。君督内惕于阉威外迫于清议，积羞成愤自请临边。而荏苒半年，仅一纸军声呼啸。出塞号称五千人者不过五分之一。行次雅州大掠而溃者又四分之一。甫抵鱼通，顿师不进。而川边千里指日荡平与三藏不能容两军之电逐哆。然而，我总统内推无类之心，以为孺子可教，外示有容之量。复为强邻所欺，于是汉族军民卒以粮尽援绝，缴械改装，降心为虏，以夷变夏。民国之奇谈，中朝之剑局，我大汉光复之第一编痛史也。

且夫五族者，民国所结合非川滇所得而强分也；三藏者，民国所公有非川滇所得而独私也。以唇齿之川滇固不应作鹬蚌之争而授鱼于渔人，臣辅车之川藏奈何为螳螂之博而忘形于异鹊乎。今也，于结合者而强分之于公有者而独私之是畛畦，我民国（任）宰割，我同胞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冢中枯骨能起而肉之否。耶，嗟嗟某也，以三巴恶少，才学鸡鸣；某也，乃一世奇男，竟甘鸠伏，徒使穷勇。滇军进退狼狈，朝下一令曰甚速来，暮下一令曰速去，岂计我昆弟子侄之生命牺牲几何；我伯姊诸姑簪环又损失几何乎。乃至求人入藏不许求协饷，不许求屯边亦不许师还。榜揭蠹尔，降番叩马泣留我军亦羞，无以解诘之曰：为汝往平江卡，即来也。乃绕道南旋而西方，极乐地尽幻如泡影矣，能不哀哉。夫藏亡则川亡，川亡则滇亡，滇亡而民国犹云存者，其亦赧颜也。

已今亦既班师矣，风云帐下，磨残烈士壮心；鼓角铎前，洒尽英雄老泪。蜀犬亦知吠曰，何心忘之井蛙，竟敢视天非天小也。哀我西藏乌得无辞，辞曰：

天苍苍兮地荒荒，风猎猎兮雪茫茫。

下鹰隼兮驱犬羊，嘶战马兮沸蜩螗。

五百修罗兮劫未央，三千法界兮杀过当。

巴山月黑兮滇水雷轰，烽燧赫赫兮照我边疆。

忽壮士兮排天阊，气如虹兮胸吐芒。
星光为剑兮雪花为枪，摧胡昂兮殲天狼。
有鬼为厉兮血喷滂，齿牙裂崩兮若佯狂。
声叫号兮发披猖，形影惆怅兮隔西方。
佛为悲兮天为育，麾我武兮使不扬。
此妖孽兮非祲祥，呜呼三藏兮其亡其亡。

西征滇军司令官节制丽维永水等属文武官吏调遣陆防各军事宜殷承璵书丹。参谋长兼左纵队长姜梅龄。步兵第一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鹤丽总镇张贵祚。高级副官黄实。步兵第一大队长贾紫绶。步兵第二大队长华封歌。二等参谋高荫槐。一等副官杨汝盛、朱家齐。步兵联副江映枢。弹药队长莫玉廷。西协右纵队前卫司令官李学诗。三等参谋杜希陵。二等副官杨恩泽。二等副官李父彩。右纵队参谋刘钟俊。机关枪队长白正洸。炮兵队长陈天贵。骑兵队长何昶仁。独立步兵队长谢昆山、杨承祿。丽江府府长兼参事官熊廷权。咨谋长王九龄。编修长王建中。军需官陈谦。军法官王槐荣。军医官李魁。军械长谢永富。暨全军陆防将校士兵等。

大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班师抵丽江勒石置象山下

（原文无标点。标点及括号内容、排版为笔者酌注）

部分注释：

乌斯藏：西藏在元、明、清时代的旧称。

鞠踞稽顙：西藏旧时的礼节，屈膝下跪，双手朝前，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虔诚。

乌珠之战：指南宋与辽金的关键战事。绍兴十年正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三月，刘锜率所部6000人和殿前司3000人以及诸军家属前往。同年五月，金破坏和议，当刘锜于五月中旬到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时，东京留守孟庾已向南犯的金军主帅宗弼投降。刘锜与顺昌知府陈规立即部署防务，坚壁清野，拆除、烧毁城外民房，修缮城池，部将许青、贺辉、焦文通、钟彦、杜杞等分守四城门。五月末，金军开始围攻顺昌。六月初，

中的刘锜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随后又接到“择利班师”的诏旨，刘锜认为大敌当前，不能轻易退兵，应继续坚守。由于刘锜屡败攻城金兵，金军主帅完颜宗弼（兀术）亲率主力由开封赶到顺昌，对金将说：“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顺昌）府衙会食。”次日清晨，10万金军四面猛攻，宗弼率重铠亲兵“铁浮图”（铁塔兵）进攻东门，刘锜亲自率军出东门抗击，宋军将士以枪揭去金兵兜牟，以刀斧斫敌臂，甚至以手抓扯，恶战大半天，终于将金军打败。刘铸“遍诣诸营，抚劳官军及安慰中伤之人，盖家至户到，人人皆得其欢心”，鼓舞士气，准备再战。金军害怕刘锜派兵夜袭，加上大雨及颍河水涨，相持数日后，只得撤兵北归。顺昌之战阻遏了金军南侵的矛头，稳定了局势。当时“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乌珠于顺昌，乌珠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

金牌十二旋班：金牌：宋代凡赦书及军事上最紧急的命令，用金字牌，由内侍省递送。后来用作紧急命令的代语。金牌十二旋班，表示命令万分紧急重要。此典出自《宋史·岳飞传》：岳家军在朱仙镇大捷之后，眼看着可以直捣黄龙收复中原，竟然被秦桧怂恿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把岳飞召了回去，令北伐功败垂成，实在觉得既痛心又不解。明代诗人李东阳曾愤慨地写了一首名为《金字牌》的词：“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士气

郁怒声如雷。震边陲，幽蓟已覆无江淮。仇虏和，壮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国亡之，嗟晚矣！”

悬筒跨囊：悬筒指西藏地区最原始的悬筒渡江的渡江方式。跨囊：指以牛皮、布革等缝制的口袋，行军时盛有馕和肉干。此处表示艰难险阻的长途征战。

鹏举之师：鹏举。典出《庄子集释》卷一上（内篇·逍遥游）。北方大海里的鲲，变化成为大鹏鸟，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涛，盘旋而上直冲九万里高空。后遂以“鹏举”等指奋发有为。又解：汉民族英雄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为国征战“汝为时用，其殉国死义乎！”。此处指西征滇军是保卫国家而战的奋发有为之师。

欤：文言助词，表示疑问。

阊威：阊，门槛、门限。妇女居住的内室。此处指来自内眷的旨意。

哆(chi)：形声。咄然；纷纷指责状。本义：嘴巴很快地咀嚼。典出诗经，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南箕为星宿名，即箕宿。古人认为箕主口舌，故用来比喻馋者。此处引申为谗言、虚假的电文纷纷而来。

天苍苍：无边无际，空阔辽远。

地荒荒：萧条冷落，黯淡迷茫貌。典故出自唐杜甫《漫成》诗之一：“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

风猎猎：形容寒风吹过发出刺耳的声音。

雪茫茫：一望无际的雪域。

下鹰隼：下，落下、降下。本文指调兵遣将。鹰隼：鹰隼或指幼鹰，实际上是两种猛禽。泛指凶猛的鸟，用来比喻凶猛或勇猛。常用于比喻天性凶狠而令人畏惧的人或勇猛的人。此处比喻勇猛的西征滇军将士。

驱犬羊：驱，动词。追逐，赶走。犬羊：成群的狗和羊。此处比喻驱逐乌合之众的西藏叛乱者。

嘶战马：战马吼叫，指战马抖动着鬃毛、四蹄刨地，不停地仰头鸣叫。此处指将士们做好了冲锋和战斗的准备。

沸蜩螗：引自“蜩螗羹沸”成语，蝉鸣扰人，形容声音嘈杂，喧闹，好像蝉噪，水滚、羹沸一样，纷扰不宁。此处比喻民国初立，处于人心震动，外交失败，内政不修的局面，正是纷乱不堪，岌岌可危的时候。

五百修罗：五百，量词。“修罗”是阿修罗的简称，古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恶神，常与天神作战。

劫未央：“劫”通“劫”，强取，掠夺，威逼。“未央”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小雅·鸿雁之什·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诗中的“未央”作“未尽”“不尽”“未已”解。此处指藏区日益严重的暴动骚乱局面正在蔓延。

三千法界：三千，量词。法界为佛教术语，法泛指宇宙内万事万物，即一切不同的万事万物都能保持各自的特点，互不相紊。界，含有种族、分齐的意思，即分门别类的不同事物各守其不同的界限。此处指叛乱分子在西藏佛教圣地、民族区域内的胡作非为。

杀过当：乱杀无辜。此处指杀伤的民众超过叛乱分子自己人数。

巴山月黑：巴山泛指四川，此处代指西征川军。月黑：意思是月黑天，夜晚不见月亮的时候。指西征川军雪夜追敌的壮举，气概豪迈。出自

滇水雷碾：滇水泛指云南。此处代指西征滇军。雷碾：山崩声，形容声音很大。

烽燧赫赫：燧也称烽火台、烽台、烟墩、烟火台。如有敌情，春秋时白天燃烟叫烽，夜晚放火叫燧；而唐时白天燃烟叫燧，夜晚放火叫烽，是古代传递军事信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赫赫：显着盛大的样子。

天阊：天上的门。

胸吐芒：激发剑般的攻击。

剑：原文为“金”加偏旁“欠”组合成字，可能是铅字排版时出现误排，古文也常以“斂”错排为此字。现代所有电子词典都不能打出此字。故以原文所表达意思，斟酌以“剑”代之。

摧胡昂：胡，泛指入侵之敌。此处指挫败敌人的嚣张气焰。

天狼：星宿名。冬季夜空里最亮的恒星。在古埃及，人们对它十分敬畏，因为它一旦在黎明前出现在东方，就意味着尼罗河泛滥，那是一年中最恐怖的一段日子。此处指消弭藏乱，杀敌报国。屈原《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把青云当上衣白霓作下裳，举起长箭射那贪残的天狼。我抓起天弓阻止灾祸下降，拿过北斗斟满了桂花酒浆。

佯狂：佯狂，典故名。典出《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箕子曾披头散发、假装疯癫做了奴隶，并隐居弹琴聊以自慰。后遂以“佯狂”旨假做癫狂，装疯。

发披猖：头发飞扬、飘散的意思。

惝恍：模糊不清；恍惚。典出自《史记》：“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

麾我武兮使不扬：麾同音毁。典出“我武惟扬”，《尚书·泰誓中》：“今朕必往，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此处形容诋毁坏我军威武凌厉，奋发向上的气势和功绩。

祲祥：吉祥的征兆。《礼记·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夫神以知来，不追以往，祲祥先见，而后兴废从之。”

十、护国战争期间，郑开文于 1916 年 4 月 5 日，同赵伸等人撰《滇黔桂粤四省军警同盟会书》（时称最后通牒）

子诚上将军台前敬禀口（者？）：

溯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标下荷蒙上将军圈养之深恩，追随鞭镫，竭忠尽职，无或二心者两年余。其间，党人屡以利害功名肆为诱惑者，不止一次，中间激越之徒或攘臂附和者，又大不乏人。第以标下等颇明大义，以维持大局为重，且不忍辜负我上将军之恩，不特不敢盲从该党，自召刑诛，并且防剿加严，无微弗至。是以两年以还，所破机关，拘捕党徒，无虑千百，足证我标下军警同人所以报效上将军者，亦足以告无罪。

乃自去秋筹安会起，帝制问题发生，物议沸腾，甲论乙驳。我军警同人，一则以国体属于政治，揆诸军人不预国事之例，无敢容喙；二则以为国体变更，本属真正民意，询谋僉同，国是自定。孰料天下事有非常人所能及见者，平昔以为真正民意所在者。一自滇、黔独立，天下从风，拥护共和，维持民国，万口同声，不谋而合。虽平日拱卫中央之辈，非袁莫属之。传文如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之流，武若段祺瑞、冯国璋之属，亦莫不幡然变志。嗣余商工各界，亦若深痛当局之所为，大惧祸至之无日，标下等始恍然知民意本野心家所构造。上念家国有沦胥之忧，近察民心有瓦解之势。设将顺民意，则有附乱之嫌；若力抗潮流，益滋构怨之道，用是日夜思维，进退失据，相顾惶惑，无所适从。

初谓我上将军受粤省三千万人付托之重，自宣（宜）维持粤省之治安，傥能率师进讨，奠定西南，则粤民固可免池鱼之累；若其不能，则当视民意之所指，步武桂省宣布独立，抚辑党人，维持和平。孰料弥月以来，我上将军徘徊观望，态度迟疑，既无以安标下等之心，又无以慰粤民

之望，甚或疑及平日亲信之部下，迭试缴炮易枪之所为。用是标下等益复彷徨，栗栗危惧。迫不得已，各举代表前赴某地组织会所，秘密参商。金谓吾人既为粤人负捍卫之责，自当以粤人之好恶为好恶；粤人所好者和平，故吾人当为粤人谋和平。前此两年间，乱党潜谋暴动，标下等以为欲破坏粤省之和平，故誓不为彼等所煽惑，虽战友手足，或以受其运动为上将军察悉，炮烙析割，备受五刑，亦以顾念和平，无遑怜恤同类。今者黔、桂独立，时局已非。粤省輿情，大异畴昔。粤人目观黔、桂独立，商民安谧，异夫平时不独立，则閭阎风鹤，市井恐慌。故其希望独立之殷，不啻大旱之望霖雨。

吾人既依民意以为向背，自不能不视人心，以为转移。既视人心为转移，则对于我上将军，又恐不能如前之尽职。是以一再思维，不得不甘犯斧钺，披洒上陈。倘上将军能鉴标下之愚诚，而俯顺军民之公意，则上下收一德一心之效，而大局赖以保全。若谓公意不足轻重，平和不须保持，恃其坚甲利兵、金城汤池以为得计，则须知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始皇有长城之固，犹亡于涉、广之揭竿，上将军纵欲拥兵自卫，其奈人心既去，固不难倒戈相向乎？此标下等所为，上将军至不取者也，伏维上将军通权达变，自昔已然。数十年清室之恩眷可忘，则袁氏僥来之名器，奚不可以敝屣？若虑民党挟宿怨以图报，则李准之先例可援。民党非仇上将军，不外仇视民国之公敌。上将军果能宣布独立，开诚布公，一视同仁，民党将歌功戴德之不暇，又何计睚眦之小怨哉？反是不思，坚持己见，则标下等亦自知不能更护上将军之信任，当思所以自全。维上将军谅其公而忘私之情，勿谓标下等辜恩负德而已。

是否有当？务乞于二十四时间以内决定大计，表示态度。若逾期不报，则此后惟有自由行动。临颖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肃此具稟，敬叩勋安！

滇黔桂粤军警同盟会叩
中华民国五年四月日

《滇、黔、桂、粤四省军警同盟会书》，申报 1916 年 4 月 13 日载。本书转载自黄振南、蒋钦挥主编《（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下，第 913-915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十一、郑开文于 1916 年 4 月 24 日以广东护国军第四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出发通电》，誓师北伐燕京，直捣袁世凯老巢，实质上就是郑开文对于护国战争的政治立场、军事策略的公开宣言

《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出发通电》：

北京黎大总统、徐国务卿、段总长、各部总长、滇、黔、桂各都督，各护国军总司令、各省将军、巡按使，各镇守使、各师旅团长、各报馆钧鉴：

逆贼袁世凯违约法，反民意，弃誓言，瞰帝位，种种罪恶，闻者发指。滇黔首义，会师北伐。直曲既分，强弱立判，旬月之间，蜀湘震慑，遐迩响应。该逆不知自反（返），犹复包藏祸心。一面取消帝制，谎言调停，一面大攫金钱，阴骗士卒，拼掷孤注，取快私图，此而不杀庸有宁宇。桂粤以唇齿之形，结腹心之谊，独立义旗，后先颺举。今者，内顾无尤（忧），齐力弥壮，克日出发，直抵燕京，除彼奸凶，光复民国。开文现奉龙都督委任为广东护国军第四军总司令，折冲自

效，磨厉（砺）以须。公等均属神明之胄，谅以袍泽为怀，伟略闳筹随时见赐，无任欢迎。

郑开文叩敬印。

本书转载自郑开文撰《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出发通电》，云南《义声报》刊载，1916年4月，（云南省图书馆史料，《义声报》缩微胶片）

十二、《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郑开文关于拟将南洋华侨学生陈翼甫等三人送入云南法政学校深造的便函》（毛笔手稿）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012-008-00226-014

李华仁兄伟鉴：久违芝光，时殷遐溯。近闻才高班马，学富申韩，为欣为慰。弟承乏校务，无善足述，所幸夙夜在公，贱躯无恙，差堪告慰耳。兹有愚者，敝校业已入校之南洋华侨学生陈翼甫、黄胜朱、李夷威三名，在校多日，原期深造，但身体孱弱，得天独薄，似不宜于军事教育。故对于上学科之堂则有余；对于上术科之操练则不足，为天所恨，真无可如何也。然似此远道而来之人，设不筹法安置，使在外向隅，亦非吾辈与人为善之心。久仰阁下办事热心，精于法理，拟改校肄业使该生各尽其材而不至成为废人。感激之情实同身受，特此函达阁下，务望破除成例，从权收入，不胜企祷之至。至于贵校规矩如何？应上何班？学费、膳费以及寄宿地点，若有定章，请检掷数份，俾该生等早为预备为盼。此上。即颂崇安，诸希爱照不宣。

愚弟郑开文鞠躬

十月八日（1917年）

十三、《郑开文就催收铁路借款处关防等给省长函》，内有昆明劝业场自1917年7月起至1918年9月底至的财务收支项目致云南督军公署函《有收获押佃租金及开支杂费各款理合分别造具四柱清册呈请查核》（稿）1919年1月（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077-1-01244-7）

盖劝业场经理为造报事，遵将本场自民国六年七月起至七年九月底至，所有管收支于各款，理合分（口）造具四柱清册呈请查核。为片集册，计开：

旧麦（账）

一接准前任移交所收场内各商号押佃，附修理（费用）外，流存银壹百零陆元伍角。

新收

押佃租金项下：

一收盛记七十三、四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云集厂租九十七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财记租五十二、三、四号铺面三间，押佃银肆拾伍元。

一收义宝号租二十三、四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德盛祥租八十六号铺面一间，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收益智书社租第六、七号铺面三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源利和租九十三、四、五号铺面三间，押佃银肆拾伍元。

一收广聚和租二十九号铺面一间，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收震蕩社租七十六、七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集贤屋租第五号铺面一间，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收明德号租九十六、七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模范工艺厂租八十二、三、四、五号铺面四间，押佃银陆拾元。

一收一树春租四十五号铺面一间，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收茶泰昌租八十九、九十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围棋社租九十六、七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鑫茂祥（权逸球场）租十九、二十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复兴祥租五十五号铺面一间，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收福荫堂租七十六、七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清河号租五十、五十一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财记租五十、五十一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围棋社租九十三、四、五号铺面三间，押佃银肆拾伍元。

一收兴文书社租七十八、九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模范工艺厂租八十六号铺面一间，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收元礼昌租九十六、七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德厚生租十二、三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张嗣庵租四十七、八、九号铺面三间，押佃银肆拾伍元。

一收逢春分租九十八、九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一收云利祥租二十九号铺面一间，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收福有祥社租五十五号铺面一间，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收启明书社租第六、七号铺面二间，押佃银叁拾元。

以上收场内各商号押佃银捌百柒拾元。

（场内至此至，接续场外）

一收楼上第一、二、三、四号集贤处铺面四间，按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柒拾式元。

一收楼上第一、二、三、四号集贤处铺面四间，按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

一收楼上第一、二、三、四号集贤处铺面四间，按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

一收楼上第五号燮和铺面一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一月十五日至，计三个月又半月，共收银伍元式角伍仙。

一收集贤处续租燮和退租铺面一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一月十六日起至九月底至，计八个月又半月，共收银壹拾式元柒角伍仙。

一收楼上第六、七号中华书局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月底至，计一个月，共收银叁元。

一收益智书社续租中华书局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七年八月底至，计十个月，共收银叁拾元。

一收启明书社续租益智书社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九月一日起至月底至，计一个月，共收银叁元。

一收楼上第八、九、十、十一号义生祥铺面四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六月底至，计九个月，共收银式拾柒元。

一收楼上第十二、十三号复兴隆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柒拾式元。

一收德厚生续租复兴隆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七月一日起至九月底至，计三个月，共收银玖元。

一收楼上第十四、十五、十六号德厚生铺面三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伍拾肆元。

一收楼上第十七、十八号幼孩工场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叁拾陆元。

一收楼上第十九、二十号复兴祥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一月底至，计四个月，共收银壹拾式元。

一收权逸球场续租复兴祥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月底至，计一个月，共收银叁元。

一收楼上第六、七号中华书局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二月一日起至六月一日至，计四个月零一日，共收银陆元。

一收楼上第二十一、二十二号鑫茂祥（更名权逸球场）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六月一日至，计八个月零一日，共收银。

一收楼上第二十三、二十四号益智书社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月底至，计一个月零，共收银叁元。

一收义宝号续租益智书社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七年五月十三日至，计六个月又十三日，共收银。

一收楼上第二十五、二十六号履祥斋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八日至，计十一个月零八日，共收银。

一收楼上第二十七、二十八号俊壹厚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七月十六日至，计九个月又十六日，共收银。

一收楼上第二十九号源利和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底至，计两个月，共收银叁元。

一收广聚和续源利和退租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七年八月底至，计九个月，共收银壹拾叁元伍角。

一收云利祥续租广聚和退租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九月一日起至月底至，计一个月，共收银壹元伍角。

一收楼上第三十号德重牙店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壹拾捌元。

一收楼上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号益兴分号铺面三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伍拾肆元。

一收楼上第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半间）极品斋铺面一间半，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式拾柒元。

一收楼上第四十二号（半间）四十三、四十四富有号铺面二间半，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肆拾伍元。

一收楼上第四十五号益兴隆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一月廿三日至，计三个月又二十三日，共收银伍元陆角伍仙。

一收一树春续租益兴隆退租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九月底至，计八个月又八日，共收银壹拾式元叁角玖仙。

一收楼上第四十六号一树春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壹拾捌元。

一收楼上第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号维新书局铺面三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八月底至，计十一个月，共收银肆拾玖元伍角。

一收张嗣庵续租维新书局退租铺面三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九月一日起至月底至，共收银肆元伍角。

一收楼上第五十、五十一号万泰祥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三月底至，计六个月，共收银壹拾捌元。

一收青河号第五十、五十一号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四月三日起至五月十五至，计一个月又十三日，共收银肆元叁角。

一收财记续租青河号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五月十六日起至九月底至，计四个月又半月，共收银壹拾叁元伍角。

一收楼上第五十二、五十三号、五十四号云林书画社铺面三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十月一日起至二十至，计二十日，共收银叁元。

一收财记租楼上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号铺面三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伍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一个月，共收银肆拾玖元伍角。

一收楼下第四十五号荣鑫祥铺面一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一月底至，计五个月，共收银伍元式角。

一收复兴祥续租荣鑫祥退租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二月一日起至八月廿三日至，计六个月又二十三日，共收银捌元柒角柒仙式厘玖毫。

一收富有祥租第五十五号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九月一日起至月底至，计一个月，共收银壹元叁角。

一收楼下第五十六、五十七号、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号太白园铺面六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玖拾叁元陆角。

一收楼下第六十二、六十三号义兴公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叁拾壹元式角。

一收楼下第六十四、六十五号紫云阁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叁拾壹元贰角。

一收楼下第六十六、六十七号永裕祥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叁拾壹元贰角。

一收楼下第六十八、六十九号得胜祥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叁拾壹元贰角。

一收楼下第七十六、七十一、七十二号方石火铺面三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肆拾陆元捌角。

一收楼下第七十三、七十四号启文园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五日至，计五日，共收银肆角陆仙。

一收盛记续租启文园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四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一个月又二十八日，共收银叁拾元零玖角伍仙。

一收楼下第七十五号盛记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四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壹拾伍元陆角。

一收楼下第七十六、七十七号绘我轩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一月十日至，计三个月又十日，共收银捌元陆角柒仙。

一收震荡社租第七十六、七十七号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一月十三日起至三月十五日至，计二个月又二十日，共收银伍元肆角玖仙肆厘。

一收福荫堂续租震荡社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三月十六日起至九月底至，计六个月又半月，共收银壹拾陆元玖角。

一收楼下第七十八、七十九号天游居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六月十日至，计八个月又十日，共收银贰拾壹元陆角柒仙。

一收兴文书社租第七十八、七十九号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月二十一日起至九月底至，计三个月又十日，共收银捌元陆角柒仙。

一收楼下第八十、八十一口口（不清）号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叁拾壹元贰角。

一收楼下第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号集贤居铺面四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一月十日至，计三个月又十日，共收银壹拾柒元叁角叁仙肆厘。

一收模范工艺厂售货处租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号铺面四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二月一日起至九月底至，计八个月，共收银肆拾壹元陆角。

一收楼下第八十六号泰来祥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十日至，计一个月又十日，共收银壹元柒角叁仙。

一收德盛祥续租泰来祥退租铺面一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十一月一日起至七年六月底至，计七个月又二十日，共收银玖元玖角陆仙。

一收模范工艺厂售货处续租德盛祥退铺面一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七月一日起至九月底至，计三个月，共收银叁元玖角。

一收楼下第八十七、八十八号同兴公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叁拾壹元贰角。

一收楼下第八十七、八十八号同兴公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叁拾壹元贰角。

一收楼下第八十九、九十号益顺祥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一月底，计四个月，共收银叁拾壹元贰角。

一收楼下第八十七、八十八号同兴公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壹拾元零肆角。

一收荣泰昌续租益顺祥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一月一日起至九月底至，计八个月，共收银贰拾元零捌角。

一收楼下第九十一、九十二号宝鑫支店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共收银叁拾壹元贰角。

一收楼下第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号华盛店铺面三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底至，计二个月，共收银柒元捌角。

一收源利和续租华盛店退租铺面三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七年六月十日至，计六个月又十七日，共收银贰拾伍元陆角壹仙。

一收围棋社租第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号铺面三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月二十日起至九月底至，计三个月又十一日，共收银壹拾叁元壹角叁仙。

一收楼下第九十六、九十七号谢万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二日至，计十二日，共收银壹元零零陆厘。

一收云集厂续租谢万生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十二日起至十二月八日至，计一个月又二十八日，共收银肆元玖角柒仙。

一收明德号租第九十六、九十七号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一月二十一日起至二月九日至，计二十日，共收银壹元柒角柒仙。

一收围棋社续租明德号退租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二月十日起至七月四日至，计四个月又二十三日，共收银壹拾贰元肆角玖仙贰厘。

一收裕昌极第九十六、九十七号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七月十日起至九月底至，计二个月又二十二日，共收银柒元零陆仙。

一收楼下第九十八、九十九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八月底至，计十一个月，共收银贰拾捌元陆角。

一收逢春分号续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铺面二间，每间月收租银壹元叁角。自九月一日起至月底至，计一个月，共收银贰元陆角。

以上收场内各商号租银一千四百九十元四角四仙八厘九毫。

场外由此起：

一收赖嘉珍租摊子押佃银贰元。

一收裴学义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张世昌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万国仁租摊子押佃银壹元。

一收徐秉智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方贵先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叶少先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陈正荣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李经邦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方启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屈连三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张洪租摊子押佃银壹元。

一收陈松廷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李万胜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蔡芳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廖春廷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张世昌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万国仁租摊子押佃银壹元。

一收徐秉智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方贵先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叶少先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陈正荣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李经邦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方启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屈连三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张洪租摊子押佃银壹元。

一收陈松廷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李万胜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蔡芳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廖春廷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张世昌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万国仁租摊子押佃银壹元。

一收徐秉智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方贵先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叶少先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陈正荣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李经邦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方启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屈连三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张洪租摊子押佃银壹元。

一收陈松廷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租李万胜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蔡芳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廖春廷租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收张品珍租摊子押佃银壹元。

一收曾清廷租摊子押佃银伍元。

一收杨建租摊子押佃银壹元。

以上收场外各摊子押佃银叁拾柒元。

一收赖嘉珍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年六月十日起至十一月十日至，计伍个月，共收银貳元伍角。

一收裴学义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年八月十日起至七年九月十日至，计十三个月，共收银陆元伍角。

一收张世昌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年八月十日起至七年九月十日至，计十三个月，共收银陆元伍角。

一收万国仁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叁角。自六年八月十日起至七年九月十日至，计十三个月，共收银叁元玖角。

一收徐秉智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年八月九日起至七年一月九日至，计五个月，共收银貳元伍角。

一收方贵先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叁角。自六年八月十日起至七年九月十日至，计十三个月，共收银叁元玖角。

一收叶少先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叁角。自六年八月十日起至七年九月十日至，计十三个月，共收银叁元玖角。

一收陈正荣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年八月九日起至七年九月十日至，计十三个月，共收银陆元伍角。

一收李经邦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年九月三日起至十月十八日至，计半月，共收银柒角伍仙。

一收方启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年八月十日起至七年九月十日至，计十三个月，共收银陆元伍角。

一收屈连三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年九月十五日起至十一月卅日至，计二个月又半月，共收银壹元貳角伍仙。

一收张洪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叁角。自六年十一月四日起至七年四月四日至，计五个月，一收陈松廷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一日至，计十个月，共收银伍元。

一收李万胜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月底至，计一个月，共收银伍角。

一收叶芳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二月十一日起至三月廿五日至，计月半，共收银柒伍仙。

一收廖春廷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二月三日起至九月三日至，计七个月，共收银叁元伍角。

一收张品珍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叁角。自四月廿日起至七年一月九日至，计三个月又十日，共收银壹元。

一收曾清廷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壹元。自五月十九日起至七月四日至，计一个月又半月，共收银壹元伍角。

一收杨建租摊子一个，月收租银伍角。自六月廿七日起至九月廿七日至，计三个月，共收银壹元伍角。以上场外各摊子租银五十九元九角伍仙。以上共收银二千四百五十七元三角九仙八厘九毫。以上管收共银二千五百六十三元八角九仙八厘九毫。（场外租金至此）

开支

修缮项下：

一支：李炳贵砌检漏气楼一个，泥大工廿一个，每工式角陆仙，合银伍元肆角陆仙。泥小工十五个，每工式角，合银叁元。代购六尺枋一对，付银肆角陆仙。头发土银八，银来5用廿八，合银玖元零式仙。

一支砌检漏气楼用石灰伍百觔（斤），每百斤价叁角八仙，合银壹元玖角。小砖壹百柒拾个，价壹元壹角，合银壹元捌角柒仙。筒板瓦玖拾片，价陆仙五厘，合银伍角捌仙。共合银肆元叁角伍仙。

一支李炳贵洗刷瓮洞两道，计墙四堵，共做泥大工八个，每工价式角陆仙，合银式元零捌仙。泥小工二个，每工式角，合银肆角。代购紫土叁斤，每斤价柒仙，合银式角壹仙。共合银式元陆角玖仙。

一支配换大门铁锁、背丝扣二个，银陆角。

一支修理烟草公司门白，银柒仙壹厘。

一付支刘海泉迁移板壁一堵。木工三个，每工三角伍仙。合银壹元零伍仙。

一支龚正兴修补屋脊，做大工一个，合银叁角陆仙。小工一个，银式角。水石灰伍拾斤，合银式角。河砂一挑，银壹角。共合工料银捌角。

一支吕青云修理大门四扇，订打大铁背丝扣式拾式付，每付价银叁角陆仙，合银柒元玖角式仙。外加钉工，银捌角捌仙，共合银捌元捌角。

一支李炳贵修房上斜沟三条，泥大工十五个，每工式角陆仙，合银叁元玖角。检周围雨漏，泥大工二十个，每工式角陆仙，合银伍元式角。泥小工九个，每工式角，合银壹元捌角。共合银拾元零玖角。

一支修斜沟购红毛泥式拾斤，合银式元（收据两张）。

一支检漏用石灰陆百斤，每百斤价银四角五仙，合银式元柒角。又用瓦十片，合银一角。共

合银貳元捌角。

一支检漏拌石灰头发，银壹角叁仙。

一支修王洪顺、修俊鑫厚门鐹一个，合工料银壹角伍仙。

一支王洪顺修理益智书社门头一个，合工料银壹角伍仙。

(以上修缮银肆拾叁元伍角壹仙壹厘。)

购置项下：

一支新置黑漆靠背椅八把，茶桌四张合银壹拾元。

一支新置红漆马机（櫈）肆个，合银壹元伍角。羊肝漆卷柜一个，合银肆元。共合银伍元伍角。

一支新置墨花瓷茶壶一把，银柒角。金边白大茶钟十个，银玖角。花印色盒一个，银陆角。共合银貳元貳角。

一支新置漆底粉书质挂牌肆块，合银伍元。

一支新置裱场内规则粉牌四块，每块工料银壹元，合银肆元。

一支新置二号八角钟一架，银陆元伍角。

一支新置铜笔架一具，银陆角。

一支新置装银木柜一个，合银貳元伍角。

一支新置红漆炕桌一张，银壹元伍角。

一支新置方砚一个，银叁角。

一支新置洋瓷痰盂一个，银貳元叁角伍仙。

一支新置花洋布大垫拐枕一付，银叁元肆角。白洋布炕单一幅，银壹元叁角。合银肆元柒角（收据一张）。

一支新置小刀一把，银壹角叁仙。

一支新置红漆方桌一张，银貳元。

一支新置锁大门大铁锁四把，每把四角，合银壹元陆角。大门扣四付，重三斤四两，每斤貳角，合银陆角伍仙。小门扣五付，每付铜币五枚，合银壹角捌仙。粉牌二块，合银壹角伍仙。共合银貳元伍角捌仙（收据计一张）。

一支新置小木桶一只，银貳角伍仙小洋锁一把，银壹角伍仙。共合银肆角。（收据计一张）。

一支新置装银木柜铜锁一把，银肆角。

一支新置另购换锁大门铁锁壹把，银肆角（因四把内烂一把）。

一支新置锁铺门小锁五把每把壹角，合银伍角。

一支新置钉铺门小锁门扣一付，银貳仙貳厘。

一支新置洋铁水牌一块，银壹角叁仙。

一支新置罩楼口电灯锁网一个，银貳角伍仙。

一支新置洋磁电灯盖一个，银陆角。

一支穿国旗大竹竿式棵，银貳角。拴国旗麻绳式棵，银伍仙。合银貳角伍仙（收据计一张）。

以上购置，银伍拾貳元八角壹仙貳厘。

司巡杂役薪工项下：

一支司事孔伏之，月支薪水，银壹拾肆元，自六年八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四个月，共支银壹佰玖拾陆元新置装银木柜（收据计一十四张）。

一支巡警口钟朗，月支薪饷银捌元，自六年八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底至，计三个月又半月，共支银贰拾捌元（收据计四张）。

一支巡警张永镇，月支薪饷银捌元，自六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七年三月底至，计四个月，共支银叁拾贰元（收据计四张）。

一支巡警戴文元，月支薪饷银捌元，自四月一日起至九月底至，计六个月，共支银肆拾捌元（收据计六张）。

一支巡警吴沛芳，月支薪饷银捌元，自六年八月十六日起至九月底至，计一个月又半月，共支银壹拾贰元（收据计二张）。

一支巡警薛毓瑄，月支薪饷银捌元，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一月底至，计二个月，共支银壹拾陆元（收据计二张）。

一支巡警俞登龙，月支薪饷银捌元，自六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七年二月十八日至，计二个月又十八日，共支银贰拾壹元壹角肆仙（收据计二张又一张与雷洪春同支）。

一支巡警雷洪春，月支薪饷银捌元，自二月十九日起至九月底至，计七个月又十日，共支银伍拾捌元捌角陆仙（收据计七张又一张与俞登龙同支）。

一支物品陈列处看管张穉寅，月支薪工银陆元，自六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月底至，计半月，共支银叁元（收据计一张）。

一支杂物品陈列处看管冯汉云，月支薪工银陆元，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二月底至，计五个月，共支银叁拾元（收据计五张）。

一支杂物品陈列处看守康大兴，月支义工银陆元，自二月一日起至九月底至，计七个月，共支银肆拾贰元（收据计七张）。

一支杂役罗民义，月支工食银五元，自六年八月一日起至十月底至，计三个月，共支银壹拾伍元。又每月加薪壹元，自十一月一日起至九月计十一个月，支银陆拾陆元。共支银捌拾壹元（收据计一十四张）。

以上薪工银伍佰陆拾捌元。

杂费项下：

一支巡警肩章式付，银伍角。

一支巡警服装式套，银壹拾贰元陆角式仙。

一支开幕（式）彩扎，添购柏枝四挑，连村民派送柏枝，发给脚力，共付银玖角。

一支本场开幕，宪兵巡警分班弹压，共付纸烟茶水，合银壹元壹角肆仙。

一支挑木器脚力式角陆仙。购草席一床，银壹角。共银叁角陆仙。

一支挑红漆方桌脚力银叁仙。

一支挑红漆方桌购挂笔四支，银肆角（收据计二张）。

一支二百篇川布壳大方薄，银柒角陆仙。双抄纸一刀，银二角五仙。共合银壹元零壹仙。

一支租金收据（凭证）伍百张，银壹元。

一支贡州纸一刀，银肆角，布壳大方簿一本，银伍角，合银玖角。

一支申文纸一刀，银贰角。

一支鸡毛掸帚一把，银陆仙。

一支竹扫帚一十七把，银叁角柒仙。高粱扫帚二十把，银壹角叁仙。共合银伍角。（收据计五张）

一支栗炭伍拾叁斤，银陆角捌仙玖厘。

一支买洋灯管二个，银壹角叁仙。

一支嵌洋铁竹笋灯式个，银肆仙。

一支洋油半斤，银陆仙伍厘。洋钉伍把，银壹仙陆厘。门扫帚木棍一根，银壹仙玖厘。

一支修八角挂钟一架，银肆角。

一支修大铁锁一把，工银肆仙。

一支实业报一份，自六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五日至，报费银柒角叁仙。（收据计二张）

一支电话机一架，自六年九月四日至七年一月廿八日至，租费银壹拾玖元贰角壹仙。（收据计五张）

一支买卅二支光公共灯泡捌个，每个柒角，合银伍元陆角。（收据计四张）

一支公共电灯一十四只，每只捌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电费）合银壹佰叁拾肆元肆角。（收据计十二张）

一支经理室、巡警室电灯三只，每只捌角。自六年九月二十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零十一日，（电费）合银叁拾壹元壹角。（收据计十一张）

一支太白居开水每月三角。自六年十月一日起至七年九月底至，计十二个月，（开水费）合银叁元陆角。（收据计十一张）

一支大成号配茶一拾二斤，每斤肆角，合银肆元捌角。土纸伍刀，每刀一角，合银伍角。又土纸二刀，每刀捌仙。合银壹角陆仙。火柴捌包，每包捌仙，合银陆角肆仙。又火柴六包，每包壹角，合银陆角。共合银陆元柒角。（收据计四张）

以上杂费银贰佰贰拾贰元叁角伍仙玖厘。

发还押佃项下：

一发还启文园退七十三、七十四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谢万生退九十六、九十七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云林书画社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号押佃银叁肆拾伍元。

一发还益智书社退二十三、二十四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泰来祥退八十六号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发还中华书局退九十六、九十七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华盛店退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号押佃银肆拾伍元。

一发还源利和退三十九号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发还绘我轩退七十六、七十七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變和退第五号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发还云集厂退九十六、九十七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集贤居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号押佃银陆拾元。

一发还益兴隆退四十五号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发还益顺祥退八十九、九十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明德号退九十六、九十七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复兴祥退十九、二十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荣兴祥退五十五号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发还震荡社退七十六、七十七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万来祥退五十、五十一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清河号退五十、五十一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源利和退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号押佃银肆拾伍元。

一发还启天游居退七十八、七十九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德顺祥退八十六号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发还围棋社退九十六、九十七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复兴隆退第十二、十三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维新书局退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号押佃银肆拾伍元。

一发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退九十八、九十九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广聚和退二十九号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发还复兴祥退五十五号押佃银壹拾伍元。

一发还益智书社退第六、七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权逸球场退十九、二十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鑫茂祥退二十一、二十二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义宝号退二十三、二十四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履祥斋退二十五、二十六号押佃银叁拾元。

一发还俊重厚退二十七、二十八号押佃银叁拾元。

以上发还场内各商号押佃银壹仟零貳拾元。

一发还赖嘉珍退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发还屈连三退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发还李万胜退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发还李经邦退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发还张洪退摊子押佃银壹元。

一发还叶芳退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发还徐秉智退摊子押佃银貳元。

一发还张品珍退摊子押佃银壹元。

一发还曾清廷退摊子押佃银伍元。

以上发还摊子押佃银壹拾玖元。

以上总共开支银壹仟玖佰式拾伍元陆角捌仙式厘。

实在：收支两抵，实存银陆佰叁拾捌元式角壹仙陆厘玖毫。

（此据手迹原稿辑出，原文有多处模糊、不清处，转载时请予核实）

十四、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郑开文就接管第三师的经过致唐继尧密电》，1919年6月2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106-003-00144-013）

滇督军钧鉴：（谨密）

漾日接印业已奉报。谨将以后境遇各情况据实电闻。步兵团事（前）已派往南雄、四会、英德等处，防御炮团二营亦改成独立，所交来者仅一印耳，他如原有之饷械、服装、器具物品、卷宗尚未交代。一切应用之品皆系现购。新委第六旅旅长鲁子材、团长张沂泽、吴汝盖亦已到任。未知曾呈报允准否？所部参谋长已定赵德恒，中校参谋已委定邹以庄，副官长已委定余国良。开文呈钧座委蒋彭关渠口，如果黄实、江映枢到来，求下令将赵、何两员调回督办署。仍遣黄、江原缺，能否实行尚未可知。务恳飭令黄实速来韶州，甚赖辅助。师部人员阶级亦被设布，行为颇近把持。论滇军驻粤，苦况，四面楚歌，舍印泉又难办理。开文为大局计，委屈曲全转圜，务将钧谕办到。顷闻夔廉参谋长已抵达汕头，则日内必抵广州。开文即当前往迎迓，就商一切。如得适当对付方法，当努力进行，以报钧座知遇。目下暂飭各旅长、团、营（长）先将现有之官佐士兵以及军械服装、马匹，迅造册表报部，俾基础先立，筹划庶易进行，结果如何容当续报。前闻省翁老伯辞世，开文远在韶关，徒增悲痛，祇好以函表示苦心而已。钧座天性纯孝，势必哀痛逾恒。方今国步艰难，尤宜节哀顺变，以维大局。况墨经从戎，载在礼经。钧座博览古今，定必鉴此。倘蒙允纳，国家幸甚，大局幸甚。至于卜葬地点，关系甚鉅。愚见以葬古佛寺为最妥。幸勿惑于人言，另图他葬。钧座既慰，（开）文亦受赐多矣，不胜激切盼祷之至。开文叩。冬。印。

十五、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郑开文致总裁唐继尧密电》，1919年7月3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106-003-00144-013）

万急！滇总裁唐钧鉴：（亲译 谨密）

近驻岭南，详察各省人心、风俗均营营逐逐于权利，欲挽危局舍我滇莫属。盖以上有钧座之聪明睿智，宽裕温和，下有人民之武善诚朴勤俭忠厚。若以军政论，内化于一，外复有驻川粤之滇军捍卫门户。倘能远佞用贤，切实整顿，则军纪整肃、秩序严明、训练精熟，可预必者。北军虽极力捣乱其何能为，一怒而安天下，师长窃为钧座预庆，并为中华民国共庆。为政在人，不其然乎。然而犹有可虑者，驻粤滇军名虽两师，其实则人数不足，军械复杂且军纪、风纪几至无存，秩序、教育半皆紊乱。第四师尚有可观。第三师自张藻林兼任南韶连镇守使后，专事防务训练全无，一般军官佐悉染成罗掘民膏民脂，日沉溺于花天酒地。虽经李谷丞（李天保，字谷丞）师长竭力整顿，上有李督办之牵制，无疑驱狼叛虎；下有欠巨饷之缺点，实类巧妇为炊，填海衔石，是不得不远望于精铨者。然谷丞在任，所属均系旧部，且有镇守使逐月经费之收入，得以稍济军饷。所谓用人权、财政权者尚口在掌（握）中，亦人（夷）也。师长奉命履新，所属营长以上军

官将悉换完，所用款项李督办不发给，全无来路。时异势殊，应付艰难。尤有甚者，今之军官大多志重权利。李督办可以自由任免官佐，随时筹发饷糈口。算属军官佐，但怀安富尊荣、倘无定力之部属，未有不如蝇之逐臭，愈挥愈来者。况如李督办之谦恭下士则又不在莽操而下也，尚望各军官佐如越乌胡马，目有钧座一听，师长指挥恐万难也。加以远驻各处，接见无能，偶有往来一晤者，又每被訾议，甚至下行公事杂乱无章，屡有由督办署直令团营长者。名曰陆军实巡防队之变名也。默察一切行为实与龙将军前在粤驻军情形后先相映，倘不迅速设法补救，实徒玩时忽日，欲逆我钧座整军经武、强国御侮之目的也，尤难于登天矣。师长辱蒙特遇，引为腹心，虽冒万险决无退志。武侯有言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师长窃心焉好之矣。

窃筹有愚策三条，敬供采择：（一）今议和将成，请提出案呈请中央移李督办为他省省长，正本清源，永绝祸根，洵为上策。（二）营长以上之委任权须照滇省定章，概归钧座主持。如前已准剡剡代理者，乘此时机由滇选拔（贤）能，逐渐更换。恐其（以）有战功，要求坚留，须暂调任滇省相当差事。（若）口其狡辩，再将南韶连镇守使引上级军官侵占下级权力、军律，商请陆总裁转饬莫督军委并第四师师长朱培德兼任。果均做到，则用人权，财政权自悉归钧座主持，则一般肉膻逐臭之军官佐自转而倾向钧座，不致再有反侧矣，斯为中策。（三）对于各旅团营军官佐，若舍弃上中两策，但以理喻，以情感按部就班，随便做去，虽有孙吴之智，周武之能，亦敢断其永无收效之一日。况平常如师长者，诚乏策矣。

方今南北和局未成，战否难定，非极力从速维持驻粤滇军并切实整顿，驻川滇军实不足以御残暴而维持西南大局，大局一去，口危甚。务乞钧座破除一切情面，乘杨参谋长进卿代解释侵越之际，剴切晓谕，严定办法，则驻粤滇军将来始能为西南砥柱，窃不禁引颈望之并乞指示。开文叩。卅。印。

十六、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电复广东郑开文师长粤省长问题已电军政府》，1919年8月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106-003-00144-013)

滇督军唐钧鉴：（谨密）粤省汪昂雅被迫后，继任者尚未定人。桂军举莫督军担任，粤绅及林永清举任总裁并兼任。滇军举李协和兼任。军政府会议数次，各方面争持颇烈，桂军尤为跋扈，意在必得。政务会议则推西林。此时军政府之不敢遽然任命西林者，恐酿急变，以警卫均系桂军，怕藉军推翻军政府也。（开）文曾商请印泉致电军政府，省长问题暂缓提议，总以忍气为上，否恐桂军实行倒（军政）府，栋柱衰崩，粤省本军均受其影响。印泉已赞同照办。窃观桂军动作，大有驱逐客军，俾两粤势力都归掌握之势，危如累卵，虽不可让步示弱，亦不可挑启寡端。钧座对陆总裁，愿请切实联络，免其借故反复事事掣肘。陆近来略不满意于滇军不专为印泉一人。以云南论，詹直斋等运土过桂，不惟应与桂政府之扣收银分厘未给，即陆总裁垫出之二千元亦不偿还。本虽微小，颇感彼疑我之心。军政府方面，则以议员半多奔走于沪宁之间，只图一己位置，不顾南方体面，作事每有藐视陆总裁之。此单独媾和，思想推倒军府计划所由生也。大局如此，北方正欲乘我之隙，肆意其离间之谋。对陆（总裁）一面，万不可不详为解释，联络一气，勿致解体。本省军民两政亦宜切实革新，严明赏罚，则将来变故骤临，方可以从容应付也。再，昨闻北京派有陆鸿逵持密码三本，北方要人函三件，到湘联络程颂云，被桂军马齐部刘统领捕押并逐，程已

逃跑，赵师长恒惕出而维持，想不至于大变。特闻。开文叩。支。印。

十七、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关于唐继尧总裁北庭派王揖唐为议和总代表而军府中岑陆意见不一等情给唐继尧总裁的电》，1919年8月18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106-003-00144-013)

万急！滇总裁唐钧鉴：（亲译 谨密）

广州国会议员月薪已改为每人四百元。议定月底齐集开会。故在沪者已全到，在北京者亦已起程南旋。其开会内容有欲制定宪法后举总统者；有欲同时并行者，实而按之，不有总统，宪法何由颁布，何能维持实行。况北人已派王揖唐为议和总代表相逼而来，我军政府又以总裁太多，意见不同，不能一致进行为缺憾。总统之举有必然者。窃探各议员口气，欲举陆则岑派必不服；欲举岑则陆派必不服。一般议论均谓护国护法咸系钧座首义应举。钧座为正，陆为副，岑为总理，即以实力而论，亦谓非钧座不能维持西南大局，陆次之，岑又次之。故多数皆属意于钧座，其口口实行者，却以年龄不合法定，恐选举之后被人弹劾。议员非（无）法，故尚在犹豫中。师长以北方非法选议员、非法选总统，而内政外交均称得手，并无一人敢訾议。议员非法盖欲与民受实惠，故不问其虚名也。窃以为，人果真心爱国，苟有益于国者，纵碎尸疆场亦所不惜，况仅被区区之訾议乎。方今时局危急，祸在燃眉，何妨按切实救国之理由作变通，选举之办法毅然为之，则中国之有救。皆各议员之群言所激而成者也，感且不暇何訾议之有。其后，凡闻所言者均极为赞成，其中有一二人指引，须略以金钱运动。师长窃以此事果能实行，何止微小数目。凡我西南人均能有享不尽之权利。倘再不实行，将来军政府一倒，城门失火且殃池鱼。况议员听闻者，肃然誓以竭力调停必使达到所议目的而后止。师长窃深感之。总之，中国之能存与否，全凭气运，气运当运，求必成；气运当亡，亦只能听之而已。师长受知遇最深，既有闻见，理应直陈。伏维心照不宣。开文叩。巧。印。（1919年8月18日）

十八、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电复韶州郑开文师长，古佛寺地可用，已托黄望之主办太老伯母葬礼由》，1919年8月28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106-003-00144-030)

万急！滇总裁唐钧鉴：（谨密）

风水一端，关系身家甚重，开文竭尽心力，揣摩有年，跋涉山川，穷极艰苦，迭经高明指点，始觉稍有会心。深知精研此道之难。专家犹不易得，半生寻访仅遇两人。昔从李仲衡先生游，虚心请益，先祖考妣赖获佳城。近遇黄望之，同场同道倾谈，曾祖父考妣胡得吉壤迁葬，每心窃自欣喜。岂效流俗之沉溺于附会急求富贵为哉。特以古孝子仁人，不忍委其亲于壑堪之。学古典，其土宜以避风湿，报本之行，万不可不加之意也。今昔虽殊，情理则一。我国自讲新学，訾议阴阳五行为无关轻重者，实繁有徒若未入门墙自不知宫室之美，苟经验有得见。理既真，但求其心之所安。何人言之，足恤尊府前加卜棠玉案山为太老伯母窀穸，开文审之极凶，再三阻之，本荷允纳，然而久停不葬，莫慰先灵。谨察古佛寺地为呼马山之尽头，穴不懂，煞气脱尽，气旺脉肥。以论理气峦头均合法。穴身穴晕具有吁滇踪。苟以其经过建筑而弃之，极可惜也。舍此不葬，更向何处寻求。开文敢决一言，觅尽省城，无有出其右者。望钧座勿为群言所动，毅力主持，择期安葬，望之同厂。今堪与巨擘乞忠托其详细审查，下椿定穴，自始至终，必然万无一失。事关重

要，不憚琐碎直陈，伏维垂鉴。开文，叩，勘，印。(1919年8月28日)

十九、《督军唐继尧关于飭相机酌量办理在粤滇军整顿一案给韶州郑开文师长的电》，1919年8月2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106-003-00144-030)

滇总裁唐钧鉴：(亲译 谨密)

第三师情况自夔公归后，所属兵队仍驻南雄、英德、四会等地，惟将第四师赵德裕步团调回韶驻。或欲即实行江灿北至所调查得诬害师长之计画欤？昨，赵为面谈。该人虽身矮年轻而强横，实甚其奸谋，间可因此证实也。务恳用釜底抽薪之法，速将南韶连镇守使暂委朱师长培德兼任。但须急电请陆总裁赞成，并请公转电莫督军力为拒绝李督办之邀求，则音源口无为路，彼野心自然收敛。而整顿滇军不患无措手地矣。至杨道尹进卿，师长初至时，渠甚以李督办之行为为不然，曾再四请假，几若有不可终日之势。月来忽变方针，专为李督办说好口，亦不再提请假二字，转瞬之间竟成两人。此次代表为滇所申，必大有作用，合并之词（指杨晋回昆明为李根源说项，争取驻粤滇军总司令一职），所请特别注意。开文，叩，马，印。(1919年8月21日)

二十、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电复韶州郑开文师长俟兵工厂成立自当聘请马君由》，1919年8月8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06-003-00144-010)

滇督军唐钧鉴：(谨密)

窃以战守要件，首重军械。我滇交通不便，购运为难。与其仰给外国，莫若就现有之兵工厂整顿扩充，获益必宏，收效必速。惟扩充整顿端赖专门人材，滥竽不宜充数。查有马君武者，籍隶广西，为德国工科博士，现在粤省兵工厂制造无烟药及一切爆药，颇见奇效。滇籍学生入内学习者数人，颇受特别教育。此君学术既高，爱国心尤重，极欲出其所学思得一用。钧座护国护法，功在民国，中外皆所钦佩。仰若肯聘用马君充任滇省兵工厂长，彼必乐于效命。但其在粤，薪资月系八百元，决意延用，仍当厚给。谨陈拙见，如荷采纳，请乘夔廉参谋长在粤之便，速电飭办，必有成局。开文，叩，庚，印。

二十一、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郑开文关于第三师内情及请委马君武为兵工厂厂长等情给唐继尧总裁的电》，1919年9月9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06-003-00144-010）

滇督军钧座：(谨密)

第三师内情今已略表其概，谨电闻：（一）军纪之紊乱也：师长接军之初，代理第六旅旅长鲁子材率其所属团营长发来敬电道贺，同时分电督办，诡称闻得师长欲将所属军官更换一半，士兵已全体动摇，请勿造次。宵日，步三十六团长周汝康亦率其团副、营长发来一电道贺，文末称，师长履新，必由滇带有巨款来粤，补发积年欠饷，将士闻风无不欢忭等语。鲁电词尚平和，周则肆口嘲谑，迹其所为，实欲煽惑军心，大起风潮，挑挤师长。当即拟电分复；对鲁则闻诚婉教，对周则据理相责。逾日，周来勘电，词气虽强，心实折服。若再复电恐感彼藐视之心，故置之不理。该团长忽自起疑心，愈益恐怖，接续拍来东电数呈督办有因，道贺而感撤差之祸之语。察其意似欲得师长一电，以安其心者，师长仍置而不理。闻印泉方去电申斥，今已寂然。睹此一斑，

可窥全豹。旅团长之无知识、坏秩序一至于此，可谓浩叹。究其原因，实为印泉而事不分责任，不定时随意乱拉，毫无眉目。例如士兵发饷，不依秩序，有直电团营长者，团营长又有直向督办请示请饷者。堂堂一督办犹且杂乱无章，等而下之，更不堪问说。所采用之人，半皆由滇犯案跑出或因案撤差与夫投闲置散者，形似流氓，情同饿鬼，苟一得事恍如登仙。忽又患得患失，日图卑怀固宠，尚有何军纪风纪、道德学问之可言。此皆印泉徒沽礼贤下士之虚名，有以害之也。此后若不逐渐淘汰整肃军纪，实无补救良法。（二）教育之废弛也。屡战之兵不骄则情况复分防各地，破坏建制，口（秘）有素具热心毅力之军官，谁能于突日热带之中着力教育。故数年间军纪日愈废弛，习惯日益颓坏，兵迹所至，民怨沸腾，闻竟有暗以金钱运动士兵而使之逃跑者，愈众无日无之。果欲维持逃兵所施教育，一面附设教导队，于督办署或师部，将所属初等军官及军士，每连轮挑四分之一入队，分期训练教育，庶几逐渐普及。一旦临战，亦有把握。一面又须由云南办招新兵来粤补充。惟须严限滇籍，盖客籍士兵喜逃，随教随逃，徒劳无益。不若滇兵之稳当。师部附设教导队一事，前经呈请，已奉批准，克日即当开办。至回滇招兵，印泉已派督办署中校副官雷振东、本师部中校参谋邹以庄同来办理，到时务请钧座俯允招募，代为出示晓喻，一以安民，一以罗致新兵。（三）饷械之缺乏也。滇军欠饷已经欠至十四个月，稍一袖手，必至穷饿。印泉虽遇事操纵，设法取偿，惹怨粤人而无米之炊，舍此别无法想。所用军械，新式枪约有七成，管退炮仅十余门，子弹勉强敷用。二事补充极困难，幸莫督军迭加维持，方可稍微敷应用。盖莫督在桂军久处于孤立地位，不有客军相助，其位置久已易人。然客军不逮，莫督饷械亦已缺乏。故师长初晤莫督，详陈钧座欲与联成一气，一致护法保国，彼甚愿意。但莫督接济客军饷械一节，陆公甚不满意，特派其心腹马济兼充广东兵工厂厂长，此时客军欲领一枪一弹均属困难。陆公初欲更换莫督，幸未成为事实，野心勃勃深令人畏。此庚电所以有聘请马君君武整顿云南兵工厂之实情也。所可恃者，陆公之军和而不教，纵有意外动作，想易对付。但最要之件，我滇须乘此时机，多派军队屯扎广南，并将第二卫戍区司令部移驻开化，较为适当。果能如此预备，则内有重兵防守，外有驻粤滇军遥应，陆公纵有野心，想不致先从我滇着手。（原件此处疑缺一节内容）毫不相背。师长反言诘之曰：常闻各要人言，督办近日大有脱离唐公之意，以师长观察，全不竟然。彼则曰云南为父母之邦，无论在外如何发达，鉅忍脱离。唐公威望中外无两，甚望在内毅力主持，诸军提挈，则我军远离故乡纵然腹背受敌，决不至立足不住，有碍云南局面。昨日，印泉召集新委师部各官佐晤谈，又云师长（指郑开文）此次来粤，说怪话者甚多，惟与渠系旧交，在榆（大理）时托妻寄子，亲若兄弟。此次惠然肯来，渠实欢迎。此后一切外事，渠力任之，整顿军队，责成师长，以期巩固滇省势力，保持滇军威望等语。窃想，此番议论甚属正大，将来果能如此实行，师长当必推口（让）贤廉与印泉，决不与之争持。但求能将驻粤滇军维持稳当，永作我滇巨壁，内不劳钧座远顾粤东；外不使群小儿而侧目，于愿斯足。谨陈鄙衷，伏乞垂鉴。开文，叩，佳，印。（1919年9月9日）

二十二、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郑开文关于黄实至今未到韶州襄助及拟请由徐进、高荫槐二人中择委一人担任参谋长等情给唐继尧总裁的电》，1919年8月24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06-003-00144-010)

大急！滇总裁唐钧鉴：（谨密）

筱电敬悉。蒙飭黄实君来韶臂助，不胜翹望。惟至今尚未到韶，岂畏第三师状况险恶，职务繁难而故如是踟躅不前耳。再，夫事原在入马阳气所至金石为开，精神贯注，何事不成，古人先得我心矣。忆自夔公归后，内顾无虑，愈知发奋，自勉不使诚心毅力稍有变更，一切利害是非在所不计。办事仍如在滇，力图着着进行。以近日之情况而言，于上则障碍渐消，于下则归附日众。若饬械不掣肘，宜若可为矣。黄实、江映枢两君惠然肯来，固所深愿，如不肯来，请则飭其心钧座呈请辞职并乞另选贤员来接替，方可将李督办所委之参谋长赵德恒、副官长何国良呈请辞职。不然，此两人在部，只有挑拨惯技，毫无办事才能。受其牵制，辛苦万分。如蒙俯允照办，拟请由徐进、高荫槐二人中择委一人为参谋长。由咨议官丁恩徒、讲武学校教官彭世荣、白锦章三人中择委一人为副官长。俾资赞襄，不胜口口期盼。至论师部公事，即无参谋长、副官长，师长一人何尝不能独办，况今虽有若无且多顾虑，事事仍进行不已也。师长旋望归省，近日病又复发，恐难久持，不得不呼将伯也。可否邀准照办，伏候速示祇遵。开文，叩，敬，印。

二十三、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郑开文致孙中山等军政府各总裁、参众两院电》，1919年10月5日（转载自《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五卷，第147页）

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致孙中山等军政府各总裁、参众两院电：

窃惟西南各省迭次举义，一则曰护国，再则曰护法，夫护国则使国不分裂，护法则必使法不沉冥。乃二者俱不可得，姑出于划疆独立，既独立矣即应有之精神，独立之能力。一方面统一军政，一方面整理民政，使军实充足，民气发扬，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虽不敢云雄视列强，亦不致为列强所侮。斯不负首义诸公之苦心。然欲达以上之希望，非选举正式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不为功。乃举义以来，徒携一军政府之虚名，视各方面军政之不统一，民政之不整理，较未与举义以前尤为甚焉。群龙无首，其吉安在。况又为北方所欺，今日议和，明日议和，无论和议骤难告成。就令告成，彼北庭对于西南要人，其能推诚相与，畀以海陆军权、财政权、外交权乎？窃敢谓所畀者，教育部、司法部等总次长，使之循例画诺，委蛇耳，伴食耳。我首义诸公，虽有统一军政，整理民政之心，何有展布。且北庭以前所借外债，不下数千万元，其债务之履行，将令北方诸省担任乎？抑由南北平均担任乎？由北方担任，万万无此办法；若平均担任，又非民情所甘。且和议告成后，（彼）大权在握，益将大借外债，以多数人彼贪囊，以少数购备军实，以为防御南方之计划。我南北诸省将永屈服于北庭，而债务之履行，亦就永无纪极。虽然力能履行，尤可说也。内顾民生，凋敝已甚，而外人之追呼，亦日甚一日，其于亡国不知相去几何。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开文武人，本不可干预大政，然而栋折崩，被压惟均，故不赐采纳迅将选举正式总统，组织正式政府问题立为解决，不胜待命之至。

二十四、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郑开文致孙中山等军政府各总裁、政务会议、参众两院，亟应注重军事之主张电》，1919年12月8日（此为快邮代电，郑开文毛笔手迹。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106-003-01332-002）（以及广州军政府《公报》，1919年12月20日登载）

广州军政府各总裁、政务会议、参议院、众议院钧鉴：

窃自和议停顿，西南各省群情晏然，几若无事，不知我方梦梦以高眠，人已节节而相逼。闽赣湘鄂秦陇各方面固已布置严密，无懈可击。其设边防督办、西北筹边使，也均以要人主之。尤以全力注之，添购军实，增加军额，隐有预备作战之势，不日防西南而曰防西北也。彼盖不欲授西南以口实而自明，闻人窥之则已洞若观火。夫善弈者每置要着于闲处，对手者懵焉不察，迨局势既紧，始谋抵制，未有不张皇失措，十着九败。西南立国征诸历史，概系偏安，其结果卒为北方所并。今之国情虽迥异从前，然苟且偷安终非久计，且彼之容我暂时偷安者，亦以护国护法大义凛然，不欲首先发难，自居不义之名。而处心积虑，固未旦夕忘我也。我西南各省果欲苟且偷安，甘蹈前史覆辙则亦已矣。倘欲贯彻护国护法之宗旨，则目前要图除制宪而外，亟应注重军事，视彼方针所向，仍特设边防督办、某方面筹边使，均以要人主之，以全力注之，添购军实，增加军额，以相对抗。一旦舍和言战，不致临渴掘井。就令竟归于和，而垦辟边地扩张实力，可兴之利甚多。倘蒙采纳，列之议案，赐以表决，其他细目容再备陈。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 叩 庚 印。（1919年12月8日）

二十五、《郑开文“湘军总司令官谭延闿师长赵恒惕派来与钧座暨粤桂联合之代表石星川到部接洽”致唐继尧密电》，1919年10月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106-3-144-35）

万急！滇总裁唐钧鉴：（亲译 谨密）

昨夕有湘军总司令官谭延闿师长赵恒惕派来与钧座暨粤桂联合之代表石星川到部接洽。关于大局者谈叙颇多中肯。陆公荣廷已与北政府单独媾和，定（订）有要件十条。经吴师长佩孚查获，大不滿意于陆。因吴之宗旨始终均以国法为重，想与西南联为一气。陆如是，故深恶之。特托石（星川）代呈专函与钧座，想系联络。此君名虽师长，其兵则一师之外，犹有三混成旅，果能与之切实联络则北兵决不能南下。至陆之媾和利益：北政府认给饷银一百五十万两。闻陆已收过银五十万两矣。若正式政府再不能成立，西林不久必被议员之不理，齐议否认也。大局如此，洵堪痛恨，特密报闻。开文叩东印。（1919年10月1日）

二十六、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电准韶州郑开文师长电陈委用驻粤滇军长官由》，1919年10月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106-003-00144-039）

急！滇总裁唐钧鉴：（谨密）

江电悉。杨为模与洪锡龄对调，杨交代后即辞职，即照准。洪亦已到第十一团团长新差。所遗之第卅一团团长缺，已委李根沅代理。惟李根沅已有军政府允准送入日本陆军大学电报，能否果往，尚不可知。又新委第七旅旅长张怀信，人虽正大，不能脱出李督办之范围，莫如一概批驳，由滇选择干员接充，较为稳当。讲武分校校长已委杨道尹晋兼任。再，广州参众两院议员有多半

商议改组军政府，凡总理及各部均欲正式组织，惟不举大总统。昨，（韶关）讲武分校开学，有议员李浦潭、张莲代、余朋起、刘定五、王吉占等五人到韶（关）运动，藉名参观。（开）文已再三据理驳斥之，并谓其不惟不能（助）如今之军政府，且必将军政府弄倒，彼等颇以为然。其后问李督办言，方知是欲举彼为总理。彼亦绝不赞成。但昨日已赴广州矣，果否赞成，刻（下）尚未知。文已就今日之情况，极力痛陈厉害，非速举大总统而不能救亡，确情拟成一电，于歌日用快邮分呈军政府各总裁并参议院、众议院。即日又另呈钧座一电，特预报阅。开文叩佳印。（1919年10月9日）

二十七、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郑开文致李根源电》，1920年2月11日（《民国日报》1920年2月20日登载）

万急。韶州李督办鉴：（平密）

本月3日，开文奉到总司令训令一件，内开本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应与现任岭南道尹杨晋互相对调，仰即日交卸接任云云。除将道尹新任辞职理由，备文详请莫督军外，所有对于此次总司令撤换开文第三师师长，显是违法擅权，破坏纪律，以及历来威凌势迫、抗命横行之种种黑幕，为总司令一揭明之：开文莽莽武夫，谬膺要职，前于民国七年内，曾奉唐联帅委充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时，以在滇兼职重要，不允到差。后至八年五月间，前师长李天保被李总司令驱逐回滇，又奉唐联帅二次委充第三师师长，并再三催促到任。明知危局，性命堪虞，而以唐联帅之命，不能不誓死遵从。

乃甫奉命离滇，总司令即将三师师部旧有官佐士兵与各旅团干部官长，着有劳绩者，全行撤换，尽行解散。甚则炮团则割归督办署直辖，第十一、三十一、三十六等团之团营骑兵与工兵各队，改编者改编，归并者归并，七零八碎，互相牵制。致本师部驻在韶关卫兵，均系借用者。动辄唆使营长所有公事，概不经过师部。开文受事以来，因实权剥夺，不能设施。师部参谋长出缺，开文遵例分详唐联帅并而报总司令，请调上校江映枢承乏，当蒙唐联帅照准。江上校奉委来粤到差，乃总司令反抗命令，勒令江上校出境，密行拿办。其事则违抗滇督，其心则欲脱离云南，遂其法外之行动。

开文早已忍无可忍，而苟延残喘、不敢去位者，以身受唐联帅命令而来，即不能不仰候唐联帅命令而去。若此是便，开文奉令于唐联帅，而奉乱令于总司令，军纪何在，秩序何存？总司令既目无唐联帅，他人尤而效之，又焉知有总司令。开文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军纪秩序于不顾。兹幸总司令似尚知有云南唐联帅，业经分呈，开文亦唯有静候唐联帅命令，以尽军人之天职，至利害死生，非开文所计及也。除呈报唐联帅并另电第四师师、旅长暨转饬盛鲁两旅长外。特此电呈，敬希鉴察。郑开文叩真印。（1920年2月11日）

二十八、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郑开文、朱培德之报告》，1920年2月17日（《民国日报》1920年2月20日登载）

万急。云南唐联帅：蒸电覃奉，当经遵照秉承李部长并通令所属各旅团营遵照。师长等正慎商整顿办法。詎知李逆根源、杨逆晋早已私通北廷，许李逆以陕督，竟宣布改滇军为陕军，另刊关防，实属丧心病狂。杨逆自称滇军师长，矫窃各旅团营长姓名，通电声称只知随从李督办，不

知其他等语，尤为荒谬绝伦。凡我滇军将士，闻之无不发指。查现附李杨两逆者，有赵某某、何某某、李某某、张某某、张某某、赵某某、李某某、周某某、梁某某、孙某某、孙某某等，其他各旅团营官佐士兵均服从联帅蒸电。

殊该何某某竟敢私诱其长官洪团长锡龄及团副周某某送交莫督，生死未知，军心甚愤，师长等晓以大义，口稍平息。据报，周某某附逆抗命，已被鲁旅长正法。查此次李杨二逆叛变，赵某某等十余人实始终同谋，应请一并明令惩办，以为附逆者戒。以后一切，师长等自当统率所属，遵照钧令，秉承李部长办理。余容续报。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第四师师长朱培德 叩 筱 午 印。

(1920年2月17日)

(按：“某某”或“某”为笔者隐去其名。下同)

二十九、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撰《郑开文遵令惩逆电》，1920年3月1日（《民国日报》《滇军事事件风潮之汇报》）

万急！南雄探送鲁旅长。英德探送盛旅长同鉴：顷奉联帅唐公有电开：其文曰飞转广州李参谋部长并转郑朱两师长、杨张鲁盛四旅长同鉴：驻粤滇军两师具经电令，改归本省直辖，并就近受李参谋部长指挥在案。乃杨晋等竟敢纠率叛党，劫夺韶关师部。复敢围捕少数军官，捏签全军名义，通电抗命，别图拥戴，属目无法纪。除将前委杨晋第六军参谋长一职即行斥革，并削除军籍外，着由李部长责成该师旅长即将该逆拘捕，就地正法，勿任脱逃以肃军纪。其余胁从诸人，仍由该师旅长等限令改悔，分别办理。如或执迷不悟，即一并拿办不贷。切切此令。云南督军兼省长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有印等因。奉此。仰该旅长迅速选派机警干员，严密缉捕，务将该逆捕获，就地正法。至附该李杨两逆作恶之何某某、孙某某、李某某、李某某、张某某、张某某、赵某某、周某某、梁某某、孙某某、杨某某、卓某某等十二名，亦须随时侦缉，一并就地正法，以为附逆抗令者戒。其余胁从之官长士兵，果能立即悔悟，真心投诚，应准即赦前衍，收归预备队约束选用。自经转饬之后，尚再敢有怙恶不悛仍助李杨两逆为虐者，着该旅长便宜行事，本师长当完全负责。幸勿口口至误事机。切切此令。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东印。（1920年3月1日）

三十、护法运动期间，郑开文主撰《驻粤滇军将士之宣言》（原载《民国日报》《滇军事事件风潮之汇报》）

最亲爱粤籍军人、各界父老兄弟诸姑姊妹：

我滇军护国讨袁之役，奉唐督军令委托李协和军长领师来粤，百战艰辛，光中华民国，惟念天职当为，但求无过，不敢言功。协和军长亦功高不居，即行解甲，我将士没蒙国家一奖。留粤多年，未占广东大小之权利，更欠饷余年，无食无衣，莫不维持秩序，想邦人共见，我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所与闻也。上年龙贼祸粤，琼崖发难，我滇军仍从协和军长平灭之。我将士有无功于民国，福于粤省，待请邦人之公判。何料天祸西南，莫某某等阴受北廷运动，解散国会军府，取消护法。知我滇军素以护法、保障国会军府、维持西南为职志，必不同意。故视若眼中钉，日以诛锄异己为事。我唐督军察悉其奸，故将我滇军归滇直统。李根源亦受北廷运动，投降桂系。莫某某乘此机会，用对待肇军之奸谋，编我滇军，此可忍也，西南护法立亡，国会军府立散。滇军事小，护法事大，故开军事大会议决：今后我滇军祇遵唐督军之命令，并请协和军长率我将士，誓师讨

贼，痛饮黄龙，灭此朝食，为西南护法之请命，为国会军府之保障。今有为最亲爱粤籍军人、各界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告曰，桂系莫某等视粤省为征服地，视粤人为奴隶，口程总长，诛锄异己，开赌博、运私米、走私盐、劫藏书、掠军械，穷凶极恶之事，无一不为之。我粤籍军界战友，均是护法爱国军人，理宜弃逆效顺，共讨逆贼。或处逆贼势力之下者，亦应恪守中立，勿效其命。我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各安生业，无庸惊忧。大军抵城之日，秋毫无犯，逆贼朝灭，兵可夕解。即请粤人自治粤事，以保护法始终，而明初志。敝军决无权利之求，天日在上，邦人君子共鉴斯言。

驻粤滇军将校士兵全体公启

三十一、郑开文在《靖国联军警卫军成立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义声报》1920年9月24日《郑司令整顿警卫军之训词》）

云南《义声报》报道：九月十三日午前十时，靖国联军警卫军司令部召集所属部队上尉以上军官会议。郑司令训词于整顿警卫军前途之关系极为重大，兹特录登其后：

本司令官奉联帅命令，膺兹口口责任所在，不得不竭其驽骀，勉尽厥职，以达我联帅整军经武、护法救国之目的。今值本部成立伊始，特集合各官长概述一切，以资整顿。夫警卫军与其他项军队不同，其责之重且大，一以保障联军政府；一以维持地方治安。若不切实精练，何足以当此巨任。况此次随节赴川，联军、各省军队粹集于渝，我警卫军居最重要地位，于观瞻上、实际上均有莫大关系。欲为联军之模范者，我警卫军也；欲为国军之模范者，亦我警卫军也。前途发展正未有艾。况本司令官暨各官长幸得依于联帅幪幪之下，亦当协力同心，各尽职守，以报盛德。由是言之，我警卫军不可不切实整顿也。整顿之法不一，兹择其要者略举数端，言之如左。各官长务须认真恪守，本司令官有厚望焉。一、欲整顿军队非先明秩序不可，盖秩序明而后能知服从，知服从而后能层层节制，各尽职守，此各官长所应注意者也。二、治军以严为主，感情次之也。严与刻（苛）不同。凡予公事依法令而所断，不失严厉如师之于弟。至于感情则属于私事，尤当以诚笃为主，不外情理如慈母之于子。此宽严之道、公私之别，各官长又不可不注意者也。三、军队教育极其精深，要在为官长者能身先士卒，治己治人，举凡一切学术、精神、言行动作等等，皆以身教为上，言教次之。各官长又不可不注意者焉。四、关于教练演习等有应注意者，虽极细致而关系于军队者甚大。语云：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其斯之谓也，兹列举如左。（1）教练须循序渐进，不可甯等。如此科目尚未操练统熟，遽加以其他科目，是不转无进步而反有碍于教练之宗旨。即各相关教练中之立正姿势，似极细微，殊不知关于部队教练者极大。推而言之，各个教练之基础，须于军纪中施行动作，于动作上征精神，稍有不合法，急宜矫正勿嫌繁琐，勿事瞻循。各官长其身体而力行之。（2）阵中勤务教育须于野外演习实行之，应注意者，斥候于步哨之各动作及传达报告各项要件，务使各士兵由讲习而实施，由实施而精熟。平时既有心得，临战方能应用。胜败之机端肇于此，不可不注意也。

三十二、郑开文签发的《靖国联军警卫军出发之布告》

1920年10月初，靖国联军警卫军先期出发至滇东宣威，以为唐继尧再次入川作战的先头部队。义声报1920年10月21日载“警卫军出发之布告”：

此次帅座出发，沿途经过地方，所有市民人等务各安静如常，不得妄生谣喙，更勿妄事惊惶。须知护法宗旨原为救溺拯亡。随节警卫部队几经告诫周详，各守军纪风纪事，履不越周。行人市场购买食物均照市价平偿，及到宿营地点，不许擅入民房。如有不遵约束，胆敢恃霸强梁，准其扭禀来部，立即严处刑章。本部言出法行。所以保持善良。特此咸为布告，期各凛遵毋忘。司令官郑开文

三十三、郑开文签发关于驻宣威部队来往公文规范，《令各队来往公文之毋得省略及改值星为值周文》

查军语以直截了当为佳，然尝见有奢省略而反误事机者。各部队公文函电写步兵第二营、第三营是明明只有两营，倘将第字省略，仅写二营、三营，则二加三岂不共有五营乎。平时相习成风，未尝不可，及至临战难免部位省略所误。因小失大，貽患何堪设想。自经通令以后，凡写军师、旅、团、营、连、排各队号均须冠第字于数目之上，以免貽误。又，民国改用阳历，以日月水火木金土各罗列于日字之下，周而复始，故以此七日称为一周，乃竟有相沿而称星期者，且有以日曜日为星期日，以月、火水木金土六曜日而称为星期一、星期二、及三、四、五、六者。果同所据而云。然假令将一、二、三、四、五、六各数字冠于星期两字之上，又岂不相悬别。甚至有沿用教门习惯而改称星期为礼拜者，尤属谬妄已极。况我民国人应遵用民国历，此一定不移之理。以后，着一律将值星改为值周，并将每周照民国阳历改称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以重国体而杜觊觎。

三十四、郑开文在滇军二次回滇途中发布的《郑开文军长就职电》

（衔略）开文廿载从戎，未歼强寇，抚衷自问，用是怀惭。今会泽唐公，西江建节，郭令重来，旧部云屯，速筹北指。顷奉特命，委任杨益谦为靖国军滇军第四军军长。杨益谦未到任以前，由郑开文暂行兼代等因。谨于本月养日（22日）就职，搜军实而预备军源，会河洛而扫兹凶焰。进行计划，祈赐南针，俾免陨越之羞，共图大勋之集。用敢电达，并请军绥。（1922年1月22日）

三十五、有郑开文署名的《靖国军全体官兵致西南各省通电》（1922年1月24日）

桂林孙大总统、李参谋部长、各军司令官、各师旅长，广州参众两院、各部总长、陈总司令，香山局送唐少川先生，上海吴莲伯、褚慧僧两先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各省议会、总司令、省长、各军长、各司令官、各指挥官、各旅长、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云南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三迤总会、各法团、军政各机关、各报馆、各局分送各师旅团营长、各司令官、道尹、各县知事、各督办、各行政委员、各厘金委员暨本省各界、全体人民公鉴：

民国肇造，祸乱迭乘，启处不宁，未遑建设，我西南力维正义，数载于兹。惟彼寇仇，久稽天讨，今国事日非，然（燃）眉势迫，允宜大张挹伐，一举澄清，用息纠纷，早筹国计。忆自滇军护国，屡奠邦基，际此颠危，益加奋发。比奉会泽联帅特命，飭速搜简军实，分道会师，职责所关，敢不努力。

顾自滇军援桂以来，艰苦备尝，驰驱数省，身经百战，天寒则挟纊不温，远戍穷荒，粮尽则无沙可唱，饷糈之补充既急，军实之消耗亦多，呼吁既穷，绸缪无术。昔汉祖转饷关中，乃能士

马饱腾，歼夷楚项。方今北伐议定，筹备宜先，必巩固其策源，乃杀敌而致果。用是决议恳请唐公于此最短期间，先行率旅旋滇，积极筹备，即当会师汉、沔，共扫逆氛。征旆所挥，同趋一路，敬瞻马首，期不后时。谨电布达，即维明鉴。

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郑开文、龙云、张汝骥、奚冠南、江映枢、杨德源、陈维庚、李玉昆、张怀信、龚得胜、赵德裕、李秉阳、李永和、高向春、孟友闻、将【蒋】复初、马嘉麟、鲁琮、张青选、孟智仁、莫玉廷、杨瑞昌、徐为珖、孙渡、欧阳永昌、毛鸿翔、郭玉璠、马崧率全体官兵全叩。敬。印。

一月二十四日自庆远发

三十六、有郑开文署名的李友勋、胡若愚等致孙中山等电

（衔略）滇自护国兴师，连年争战，飞刍挽粟，重苦吾民。若愚等忝列戎行，未能早平国难，偃武修文，清夜抚躬，时深惭悚。去岁，以义切缨冠，率师援桂，驰驱千里，幸告成功。今桂事已就敕平，理让其自治，客军经年远戍，自宜各返原防。况比岁以来，内外多故，中原鼎沸，既须筹备以会师；政局丝棼，尤当共筹夫善后。同人等用是吁恳会泽联帅，率师西返，以资主持，而慰群情。緬维敬桑梓之义，时怀戒慎恐惧之心。祝民治以实行，早谋修养，顺潮流而建设，化洽祥和。谨电布达，伏维公鉴。

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郑开文、龙云、张汝骥、奚冠南、江映枢、杨德原、陈维庚、李玉昆、张怀信、龚得胜、赵德裕、李秉阳、李永和、高向春、孟友闻、将【蒋】复初、马嘉麟、鲁琮、张青选、孟智仁、莫玉廷、杨瑞昌、徐为光、孙渡、欧阳永昌、毛鸿翔、郭玉璠、马崧率全体官兵同叩。宥。印。

二月二十五日自广南发

三十七、有郑开文署名的《靖国军致省内同胞电》（其三）

（衔略）本军此次回滇意在巩固乡局、共图整理、筹备北伐，进奠国氛。入境之始，即经通告全滇，声明旨趣，并奉唐联帅命令，严束部队，静待商处。苟有擅开寡端之人，即负破坏地方之责。本军恪遵严令，罔敢稍忽。乃顾品珍甘心造祸既于本军未到以前，派兵拒绝入境，复于滇省南路一带，积极备设防。本军谨守和平始终，不与计较，殊于本日午后一时，该逆意敢遣派重兵前来，于开化三十余里之甘塘地方，突向本军猛烈攻击，本军一再容让。至此已情逼势迫，自不能不为正当之防卫。查顾品珍逞兵开寡，糜烂地方，设使吾滇不幸发生战端，当由顾品珍一人完全负责。特电布闻。伏维鉴察。署名同前。青印。

三月九日自开化

三十八、有郑开文署名的《靖国军致省内同胞电》

（衔略）入滇以来，迭陈肺腑，未奉复示，至用悬悬。迨以事势多歧，竞至兵连祸结，伤流离之载道，浩劫之玄黄，谁为为之，可胜哀痛。惟滇军不可与滇军开战，固我内外同胞之拳拳服膺。而谷等此次之所引为深忧至惧，一再以相劝语者。不图彼昏作俑，遂使我六昭健儿无弟无兄，

相仇白刃，天下可痛之事孰过于此。往事已矣，夫复何言，私衷祷祝，惟冀速释猜嫌，早谋携手，以弭祸乱而召天和。过去种种都为陈迹，肝胆交情，夫何不可谅解，且胡越可为一家，岂同舟转为敌国。会泽恢宏豁达，尽人所知，芥蒂之嫌未尝萦念。偕行共济，誓保无他。谷等深恐误会，到底遗憾无穷。用再剖其肺肝，冀垂省览赤心，可挾天帝（地）鉴。临鹄候好音，神驰无暨。靖国军第二军军长田钟谷、第三军军长胡若愚、第四军军长杨益谦、第五军军长李选廷、代理第一军军长郑开文、前敌指挥官龙云、张汝骥、率全体官兵同叩。皓。印。

三月十九日自蒙自发